朝野輯要

十四

肅宗祖中

肅宗祖下

3487
4651
v.14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三

肅宗朝 中

戊辰持平尹世綏疏兵判李師命恥樂權勢以先正名相之孫自在章甫敢懷貪天之計 殿下念其危疑之際少有詞察之勞賜予特厚亦足滿志竊科第歷清要求錄追勳圖占高爵又欲浔將兵之官探試於金錫冑知其不可有所云云與錫冑不協之說傳播縉紳而相臣必擬此人宰相當用宦官不知名之人而此人則人多致疑於宦官知名之人臣竊惑焉苞苴絡繹貨財推積陰秘之跡矯罔之行萬口一辭輿情共憤猶畏勢焰之薰炙盤據之堅固未見一人為 殿下言之云云玉堂俞浔

東279788

一亦勿論竄師命于極邊○東平君杭崇善子也特罷與出入
非時國言頓喧吏判朴世采進袖劄首言待遇偏厚 上目以
一恠物嚴教斥之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合劄引楨柟事
上嚴教并竄北塞左相趙師錫在外金壽興為領相力救南呂
二相又言諫院之批有人面獸心之批黃宋帝譴呵群臣有奴
詬豕叱語朱子大加憂歎作書時宰責其不能諫今 殿下此
擧不幸近之又有大者朴世采讀書守志素有重名乃目以一
恠物此則甚於獸心之教也辭令之間恐不當如是 上即許
改之又與左相趙師錫入言兩相及朴事承 嚴教
十月壬子誕降昭儀張氏誕生○張氏乘轎出入闕中持平李

益壽見之焚其轎推治其奴○上教以其入有命不爲論啓而
擅刑命内需司罷焚轎所由二人致殞　上追悔下教命恤典
擧行
己巳正月封元子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　教曰國勢单弱
莫大之計不在他矣　王子正名號若其敢有異議者納官退
去可也吏判南龍翼曰朝野顒望之際　王子誕生臣民慶幸
第定號之擧亦涉太遽今内殿春秋方盛今此擧措豈不太急
乎　殿下退去爲教臣則退矣户判柳尚運曰前頭　王宫若
無螽斯之慶則國本自當定矣豈在今日之定不定乎兵判尹
趾完工判沈梓所對畧同大諫崔奎瑞曰聖上春秋鼎盛王子

生纔數月何若是汲汲乎 殿下乃若以此官爵先為賚制至
于退去之教未免失言矣 上曰上年五月夢遇一人予問何
時當有男子云則答云已懷孕云王子既生予心尤有恃矣頃
相金壽興曰前頭 正宮若無螽斯之慶則國本歸於何地乎
若王子衆多時則或立長或擇賢今只有一王子成就之後國
本從何歸乎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名號擧行事分付該曹
南龍翼至辛未以 元子定號時須教文中用夢蘭之語筵論
配于明川
南龍翼字雲卿宜寧人号壺谷蔡知非子成龜婿吏判典文
○公早歲甞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劇夢中作詩曰絶塞

行人少羈愁上客顏蕭〻十里雨夜渡鬼門關不知其何意
辛未配明川翌年卒于謫所
○封昭儀張氏禧嬪○柳偉漢疏天誘聖衷亟正元子之号睿
斷既決猶不能將順〻辭語僅〻責塞或以汲〻之言顯有
持難之志噫嘻此何言也無乃平素之蘊畜者然耶其不心說
誠服蓋可見矣時異則事異事異則勢變雖 殿下自斷於宸
衷群臣之心猶如此則此豈非時異而事異者乎臣以謂名爲
元子不若直封爲世子云之以建本不若建号爲東宮則磐石
鞏固自此基矣又請放在謫諸人疏入因院啓命竄絕島蓋有
大禍將起之漸矣二月奉朝賀宋時烈疏略宋神宗年二十八

生哲宗其母乃後宮朱氏也哲宗十歲尚在藩王至神宗有病
始冊為太子時有嘉岐二王之嫌逼猶且如此優遊者帝王大
舉措貴乎于于也況今無嫌逼之憂諸臣有王后有慶之說
者為先事周詳之意也記昔年許穆疏進國本未定之語故相
鄭太和曰元子誕生之日即國本已定之日由是其言不售矣
後賊鑴等并緣穆言潛挑禍機竟遂領府事臣金壽恒以下而
逆豎之謀益肆矣今者 聖明雖痛斥讒人安知不有繼此而
永逞者乎 聖明在上自無其慮而讒人種子安知不盡於千
萬歲乎云云 備忘記曰儲嗣已建分義大定宋時烈以山林
領袖敢以早定國本顯有不滿之意引論極其放肆則柳緯漢

疏中不悅服云者不是異事也是夜入直政院玉堂引見 上
曰宋時烈疏名號已定之後乃引宋哲宗事予未知其意所在
故招爾等問之承旨李玄紀曰太早之意未知其所指矣承旨
尹彬校理南致薰修撰李益壽曰孰敢異議於今日乎 上曰
宋時烈與尹拯因一事至今分裂以此觀之亦可推知矣玄紀
曰尹拯事擧世稱寃矣致薰曰拯則不欲與之相較云矣 上
曰微事尚然大事可知時烈為山林領袖其言如此風浪之起
自可推知玄紀曰 聖慮深遠矣益壽曰此則不然矣豈有因
此致不靖之端乎 上曰益壽罷職又教曰柳緯漢疏果不當
而金壽恒日昨登對以自古人君等語者為人君輩也極其悖

慢矣又教曰名號已定之後敢引宋哲宗事此而置之無將之
徒将接跡而起宋時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尹彬言三朝禮遇
之臣一朝被罪如何上怒拿問尋寬○領相金壽恒納命牌不
進即罷政院三司以一邊人特除睦來善金德遠右相朝著大
变矣已上朝野僉載抄錄
宋時烈圍籬安置司諫李沆正言睦林一掌令李允修持平李
濟民合啓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子假托山林之名己亥大
喪倡爲長庶論罪関宗社及至今日將心尚存乃引宋朝不幸
之事疑乱人心動搖國本之罪請極邊圍籬安置答曰濟州安
置嚴加荐棘 教曰曾在乙丑有李震顔疏攻尹拯故施以儒

罰金壽恒伸救多端反其是非漸至乖激調劑之道果何在守
壽恒罷職合啓金壽恒金壽興并絶島安置閔鼎重遠竄○金
壽恒賜死吏判沈梓禮判閔黯户判權大載兵判尹深刑判李
宇鼎工判閔宗道參贊柳命天判尹吳始復吏判俞夏 工參
申厚載左尹尹以濟江留鄭樸禮議俞夏謙兵議李瑞雨參知
李玄紀户議李鳳徵工議朴廷璧大成柳明賢護軍睦林儒等
疏金壽恒設機詗察大肆屠戮有曰金益勲有罪則臣亦有罪
曰兒房啓辭臣不知其不可與益勲表裏搆禍罪必誅一也故
相吳始壽之死也賂銀貨而陰圖於彼嗾譯舌而俾變其辭大
殺大臣罪必誅二也潛通宮禁以爲窺測密交主家以爲蜚語

罪必誅三也宋時烈引檀弓子游衰貶降君父引宋朝不幸事動撓國本貫高漢之逆臣竊比於其體昭公魯之暗君敢擬於先朝有必誅之罪無可赦之義請特允三司執法之正論 命

金壽恒賜死載己上僉載抄錄

金壽恒字久之安東人號文谷清陰孫雲水居士光燦子孝廟科領相與文谷諡文忠陽坡鄭公入相後三年文谷登第二十二年大拜與鄭公同居鼎席世以此為前古所無公姿色絕美為北評事時北兵妓錦浪色顏絕艷北兵使指謂曰汝若得幸於評事吾當重賞錦浪亦慕公風采冀一時寢冬自至春終不得及公束裝將發錦浪冒死泣訴公愍然笑曰

早知汝如此吾何惜一歡乃言於三吹之頭乎招令至前握
手書一絶句於裳言其縫春而發行錦浪抱裳泣不食三日
死公聞之嗟悼及己巳遭碧波之禍公言於子侄曰吾無積
浹惟錦浪一着終身介念耳○尹以濟與公爲六寸親少養
於金家最親學其歷門外官皆金力也及疏發以濟參焉一
疏即 允以濟方食却食泣曰吾爲閔宗道所誤又不料一
疏即 允此皆詐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兄谷雲壽增字
延之棲息山峽文史自娯兩弟位台無一干請世服其高嘗
曰王考奉先誠敬惟精潔床卓無金漆遊席無紋紗爐盒木
燭臺令也僭越誠極寒心 云官工參七十八卒○退憂堂壽

禍遂登武安不道之説引慝淮南非分之心將則必誅固三尺之難遑哀此無辜奈一網之横羅斗南之書纔披渭陽之啓繼上臺章斥逐朝著先空怨書蒼黄鞫獄大起有若禍機迫在呼吸角吹三更紛然鐵騎交馳守道遂環圍十日鱧府綢繆之謨反作禍祟峡兵團束之令亦歸乱階全恩之論本為懿親而目以釀乱之階親耕之請寔遵曲禮而誣以廢后之謀　先朝顧命之元老再坐収司山林讀書之儒臣駢入黨與王孫斃桁楊之下行路同悲宿將抱杜郵之冤三軍掩泣窮乎元戎之追告有所受之至於宗伯之禍刑尤可憐矣論以国法負擢髮難贖之辜等以盟壇舉曠古罕有之典指水為誓屢歃血於銅盤

謂天可誣至勒名於鐵券元惡次苐供覽皇穹有若所知十年重
回天道有循環之理半夜三歎予心開悔悟之端寶鑑懸空魑
魅莫逃其形白日回照岩谷至為生春凡係忘君負国誣告陷
人者或流之遠或處之死惟是懐忠抱義含冤殞命者或賜之
祭或復其官當是非之自明既罪追録逮冤獄之盡雪漫澗偽
勳茲命革保社功臣等收其保券棄其封爵云云黜褒進
全錫胄字斯白清風人号息菴清城府院君謚文忠歸溪佐
明子黃芝所一號[illegible]息菴甲寅後以国戚將本兵兼御將庚
申有人以逆竪不軌來告公々因内侍啓于 上黜一逆人起
獄係勳黜陟聖主后以讒書戒曰吾家世修清儉至卿身司馬

大將又封勲爵子甚優之仍内侍告変雖由於不獲已決不
可爲例也君心既厭之後吾於　主上爲母亦無可救之道許
相忠勤又是顧命大臣雖不制悖子豈有爲逆之理請巨明
此雖曰可惡自君父視之同是臣子人命至死不祥莫大治
獄之際宜務寬貸云云清城以此稍施寬典甲子年至己巳
被追奪之禍子道則自決甲戌復官爵○潜谷少窮躬耕加
平山中東淮申公因獵訪公公簑笠鋤稟與之語因留草屋
夜聞婦人痛哭乃其夫人解娩生男申公推其四柱福祿雙
全與約婚即歸溪公也歸溪公嘗還夫人喪葬於楊州先言
某日由東門返虞賓客皆俟於東郊公船泊西氷庫自南門

入國舅清風金佑明僅得迎哭於南門外蓮花池他無一人
盖歸漢以戚里兼兵判守禦使其子錫胄有文名願交者多
處賓客雜沓致人權重之疑也　息菴甲子沒後有神憑于
平安道某甲武人自稱清城之靈空中有聲能言平生事蹟
詩篇了了不錯息菴家聞之馳置其人于門外奴僕家其所
指揮無非亂亡其家者論定葬山則以水湧如井之地為吉
評品親知則以離家細作為善人使學待雜類近怪之人舉
家不悟終有己巳之禍其時獨金相娣壻趙溫陽顯期知為
禍兆憂嘆不已云嘗聞　光廟勳臣家亦有稱先靈而降者
以禍其家人謂必是丙子離怨人怨為神假托作怪云今者

金相所降神無亦雖家人之神歟又有龍仁縣有神降于巫
女自謂白沙李相神憑空作詩一如是菴家白沙子孫知其
妖誕不為迎致盖亦懲是菴家已驗事云子道淵官勲都令
死時年二十六甲戌亦復官母黃夫人歸自海上取再從孫聖
夏繼其後

金萬基字永叔光山人号瑞石贈持平益兼子參判槃孫沙溪
曾孫尹河濱墀外孫 肅廟元舅也領敦寧光城府院君謚文忠
○母尹夫人夢龍起園中生公擢別試補槐院有嫌忌者以公
左眼病醫請削選 上不從後喜而引見曰是愈於目不病者嘗
論金判書佐明酒後罵座之失為承旨大諫附論劾許積奉

使歸咎於 上躬之罪金公乃言有偏私之習公自是不安於
朝後與金公同管莞改舍前事而相許樂與同事又與其流
清城共濟艱危識者多之云 ○仁敬王后齊德遂公特陞禮叅尋
擢兵判肅廟即祚例拜領敦寧庚申與清城協謀誅逆柟堅
等錄保社勳其年 仁敬王后禮陟公卒後三年群壬竊權遂削
勳甲戌 上大悟命復勳親題公墓表曰保社功臣光城府院君國
舅之墓○公五歲而孤依於外氏僑居虜使將至彩棚過門公
閉門曰虜吾讎也吾何忍覩此事○公嘗論削李樹有惡行而
冒薦後樹果以悖倫杖流死又嘗論權諰趙絅洪宇遠閔熙
亨救善道之罪又論柳世哲黃璹之誣賢○男鎭龜判書鎭

圭號竹泉吏判典文鎮瑞郡守鎮龜子春澤號业軒普澤校理
雲澤號　民澤號竹窓校理祖澤福澤廷澤近澤鎮圭子
星澤湜澤○公弟萬重字重叔號西浦吏判典文金益勳字
懋叔官參判光南君沙溪孫吏參槃子也母徐夫人江都殉節○戊子
以沙溪孫薦授禁都歷曹郎出爲南原光州水原湖西南道兵使
特除御將而許積論以椒親遆之庚申討逆錄別單陞右尹秋
誅楨昌等　上以別單功不下正勳　命追錄保社勳封光南君拜
刑參兼捴使移授御將己巳諫臣鄭樸宋儒龍論以誣告殺不
辜請與愥等拿鞫竟殞獄中承旨權瑍訢啓捻寃不瞑暴
屍數日於獄門外子萬埰配大靜甲戌誅羣凶　教曰金益勳

固有失於壬戌虜事而權奸與重廈一體驅之於不測冤枉慘毒
其令復官致祭又令復保社勳不幷舉追錄故名勳爵不復○
男萬琛忝判萬儀進士萬琛子鎮恒鎮商萬堪系子鎮瑞鎮恒子
聖澤慶澤今澤鎮瑞子堯澤

李師命字　完山人東皐綏祿曾孫白江敬輿孫竹西敏迪子黃芝所
一皓外孫也甦四壖策勳正卿己巳死于禍丁酉復官○男喜之敍
之偉之女金普澤金能澤

忝贊官俞夏益送白伏見持平李萬元疏批有柳赫然酌處之
教矣尹鐫照管二字元非管束之意變換文字搆成罪案且匿
名書萬無干涉之理勒加罪名豈不冤枉乎知經筵柳命天曰尹鐫

首倡宗統三年之制宋時烈必欲構殺後已即今拯宋時烈之相攻擊于
蓋以拯列以鑴寃死故時烈之怒轉深其他禁松紅紬之說無非構誣
矣侍讀官李允修曰尹鑴之寃死命夏益柳命天詳陳而今者故監司
李德周故判書李元禎已伸雪柳赫然亦有議處之教尹鑴尚未
蒙伸雪之恩山林柳壽吳檢討官沈檄曰時烈疏以故相臣許穆
疏仍及尹鑴之說并馳馳入於鑒達其構陷情狀聖明可以洞燭矣
上曰當與柳赫然事一體議處矣 僉載抄錄
栗谷牛溪兩先正文廟黜享原州儒安璥等疏請宋時烈按律
仍請李珥成渾并黜文廟享曰一則削髮入山陷於無父之域一則
不赴國難難以無免君之罪云云館儒李玄齡等繼疏兩司繼請

答曰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烈援拾餘論戕人病國至於力排尹拯
事寧不痛心特允所請 進士沈齊賢疏下兩先正被誣黃江問答
曰兩賢黜享之日造紙署所浮大小紙爲飄風所浮滿山鋪野蔽
天掩日以至終日識者謂兩賢文章布在方冊即紙也此其應云未
必其然大抵異哉 四月命拿鞫宋時烈仍示廢 坤殿之意大
憲睦昌明司諫金邦杰掌令李元齡持平裴正徽鄭善鳴
獻納李萬元正言趙湜應教李湜校理姜銑李允修權珪修
撰沈季良沈檼承旨李箸晩注書李再春入侍時啓宋時烈
以四種說不以嫡統歸之 孝廟其將心一也引檀弓免子游衰之
說謂將見機於知禮之人其將心二也引宋朝不幸事動搖國

本其將心三也庚申以後恣意陰劫心腹凶胄爪牙賊勳網打善類勳熙已伏法胄亦追削而時烈以巨魁假息至今且有楨之獄陳疏自言無義無勇不能辨貫高事夫貫高為張敖圖不軌事覺絕亢以死時烈以此自比益肆惡逞憤自不得掩其本情矣又況癸丑遷陵之日與金壽恒書曰庚子 聖上親審時不爲改對今日乃不自反專罪群臣耶不可不以子家駒對昭公之語密陳規戒又曰連以違豫廢闕展陵溫泉則逆年行幸此何言也捃摭君上所無之過揭之僚友有若數罪然哉子家駒之說尤極悖慢昔昭公謂子家駒季氏僭吾欲殺之對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其意蓋昭公不自反而罪季氏也時烈敢

以擬之無君不道不可忍言也又向日疏中以故相臣許穆癸卯旱

建國本之說謂之挑禍機噫 殿下誕生之初請建儲位何其於逆堅

之謀乃為此無倫之語耶頃年逆賊有湞奴與侄之招有湞欲

乞粮於萊府往投海冦為請兵之計遂到長鬐留時烈所在

荐棘中至於四十日之久未幾投凶書時烈其凶謀無疑矣云云

又啓宋時烈洪致祥罪悪决不可容貸 殿下終不允俞時烈自

孝廟至 殿下遇之師友視之股肱憑藉寵崇寵終一世謂之儒賢

而吹噓者李維泰李翔之類也謂之人才而引用者金益勳李師

命之徒也欲掩貶降之罪則䫉定 世室於 孝廟欲亂䫉定之跡則

追加徽號於 太祖安有三百年之後追上徽號五六站之前定世

崔之理乎此又罪之大者也誤議之後前後諸臣上章論卞則
目之以人作之嫁禍故參議尹善道因此荐棘故相臣許穆因
此禁錮三朝宿望之趙絅一時清名之洪宇遠并加收司之律噫
亦甚矣惡如時烈罪如時烈未有不伏王法者也致祥誣上不道
罔測之言傳播遠邇誣及東朝謀害士流 聖上雖欲容貸不
可得也兩人罪狀 聖明既已洞燭今日必得請矣 上曰非但宋时
烈之事宮闈之間亦有變怪之事始患之風丙寅年間禧嬪
初授淑媛時與貴人爲黨妬嫉一日謂予曰夢見 先王先后謂
先王先后曰內殿與貴人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淑媛則
非但無子且無福久在宮掖則必與庚寅失志之人締結造出

罔測之事國家不利云云自古婦侍固有之豈有假托 先王先
后欲為恐動之計至此甚矣其奸巧回詐如見肺肝古今豈有如此
之人耶既稱無子則元子何為而誕生其矯誣情態於此益驗矣
著晥曰 聖教如此不勝驚悚宮闈間何必宣露於外也今於
此事之地何敢聞此教而安於心乎設有未安之教惟當徐徐鎮
定 上曰元子既生之後益有不平不喜之事國本早定本意如
此也昌明曰著晥之言誠切至矣著晥又曰古人云不痴不聾無以
作家長況 殿下臨臣民奉 宗廟何不鄭重而輕易若是張公藝即
一匹夫而九世同居以忍字 殿下何不念及於此有此下教耶李湜趙湜權
珪姜銑等皆以鎮定和平之道仰達李久修曰著晥及復陳達實出

忠愛所當聽納也著晥又曰古人有痛哭流涕之語臣亦欲痛哭流
涕也李湜曰語及貴人不必力爭著晥亦豈不知常以事過中殿
故縷縷陳白其意亦好矣 上曰致祥壽恒相與交通伺上靜動飛語造
謗無所不至俚語獨掌不鳴丁卯年入對 御前時予以引見說話親
錄小紙在側俄失所在使之窮搜則納諸貴人袖中不獲已之後始出還
納問何故袖此遁辞以對曰錯認閑漫休紙其心所在難測此豈一時
偶然事將來国家必有禍亂此予深憂也著晥曰今聞 下敎不覺惕
然自上若不下敎外人安知有此事乎著晥出曰明日宮闈事係重大必
與大臣相議處之善鉉李允修曰著晥罷職豈非太過乎 上曰史官
招他承旨入侍金海一入侍 上曰宋時烈洪致祥事依啓致祥鞫問

後處斷宋時烈拿來嚴鞫以上僉載抄錄時將有 中宮廢黜之舉領相
權大運左相睦來善右相金德遠率百官半日庭請領府事李尚
眞劄止青荐棘校理李萬元疏義州竄前叅議李后定以南
人獨疏未撤疏甚正直云○前判書吳斗寅前叅判李世華前應校
朴泰輔等八十餘人疏略惟我 母后之主中壼而臨一國今已九年于玆
先后之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而 殿下之與共經 先后之喪者也昨者下
賓廳之教有非臣子之所敢聞者設令 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
不過言語之失而此胡大罪摘發暴揚被之以罔極之名震之以不測
之威何為況元子誕生宗社之慶莫不欣忭則 內殿之心寧有不悅
者乎頃者命選嬪御之舉出於 內殿之勸導則其闗儲嗣

之不廣忘有我之私可見矣今元子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心揆以
常情必無此理矣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妊姒之聖哲鮮能
免此苟或釁旁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維間愛惡之說交亂於
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察究則其禍之流可勝言哉 殿下每以
爲宗社慮患爲殷巨尤未曉元子進号上係於嫡則即爲 中宮
之所子矣烏有傾 中宮而方可安 元子之理哉異時 元子漸長問之
今日之舉則豈不傷痛乎傳曰父母所愛亦愛又曰子不宜其妻
父曰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終身不衰設令 内殿虧事有未
當於 聖心若念及 先后悼愛之篤則以 殿下継則之事豈忍
以廢絶之意加之無所難哉亟收成命云々疏入夜二鼓 上遽

以步輿出御仁政門趣命之設鞫闕門外震動吳斗寅先被逮入俞櫶次之對曰臣老昏沉病不省事但以名在卿列遣子代着名疏中辭語未見聞矣遂不受杖釋之李世華居其次對辭不屈被杖撫膝曰此身歷官門外恩浹於肌膚今日受杖何敢言痛 上曰製疏誰也朴泰輔自首對辭抗直 上於浸潤之譖四字發怒以此受刑最酷烙刑壓膝辭氣終不撓禍在不測在庭之臣環視噤嘿無一言睦昌明以為出憐之疏吳朴各刑三次明日吳朴李減死極邊安置吳至坡州朴至露梁江而死李因刑得不死

疏錄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前司直俞櫶前應

毅朴泰輔及第趙聖輔前承旨金栽金載顯徐文裕前叅

議沈壽亮前牧使李墪李光夏前府使徐宗泰沈思泓

趙泰采李行夏李宜昌前郡守崔瑄沈楫李志雄柳命

才尹搏權尚夏尹坪李儁李宇爀前經歷申汝哲前正郎洪

受遠金洪福金夢臣前修撰崔偶恒前判官洪萬善柳成

運洪受漸判官李東馥前縣令李寅熽李敬季前縣監

尹以徵李彥紀吳斗宬李鼎基朴龍見金梓姜偶範李

萬徵李行迪鄭上陽李世瑗縣監朴泰亨前都正吳宮吳

遂大安重弼都事俞命弘前僉正柳時蕃前典籍金斗南

前司果李三碩金德基及第金世翊前察訪徐宗憲任元聖

前監察徐文淑金夏錫鄭昌徵前別提李箕疇韓德亮
前主簿金世禎前博士李宗栻前奉教李宗燁前正字
趙大壽前奉事李寅熺李廈成李垚瑜崔邦彥李萬亨
前參奉李世敬李齊夏柳命雄金龍瑞尹光益參奉鄭
惟漸李德齡南盤石朴世集等八十二人
朴泰輔字士元黨南人號定齋西溪世堂子美村尹宣擧外
孫應教贈判書謚文烈坡州祠○乙以尼尹甥侄攻尤翁無
所不至矣及己巳酷被刑其精忠諒節無愧於端宗之六臣
也尤翁以向時定齋之言說有對擧跡至是在濟州聞定齋
死報亟取前年作定齋跡焚之句令傳後

吳斗寅字元徵海州人號陽谷天坡翻午判書贈議政 府
使黃延以武舉求仕自鄉居京其妻産女之夜夢神人言此女
之夫明日當避雨來其日驟雨有年少官人避雨立馬於前審
知之乃兵郎吳斗寅也其自此音聞相親後十七年以表室娶
黃氏生三子泰周晉周復周五女南宅夏金昌說金令行崔
昌大李緯○沈梓河謏荀容名雖南人實與兩人相親爲黨
時沈追及握手流涕人嘲之曰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天坡爲韓
西平後事以肅州妓分作軍官樣號曼將澤堂詩以戲之
曰元戎兵勢正復奇忝佐帷籌將是誰畔蜂眉斧圍門
陣臥內陰符見莫窺一時傳笑

李世華字君賓富平人號樸栢堂 孝廟朝官吏判已巳抗
疏杖竄贈領相謚忠肅

五月初二日 中宮閔氏遜于私處 仁顯王后誌文曰五月丙申朔
丁酉 內殿退處私第縉紳章甫守闕爭死者數百千○閑
居漫錄曰三月初六日 上以寒食祀于 莊烈大妃殯殿忽月
蝕既盡非當食而食也人皆異之四月二十一日 上始行廢妃
之議五月初二日 中宮遜于私第廢黜教文畧 閔氏蓋自
受冊之初罔念戒謹之肆入宮之始妄負多侃言左高后之價
復丁寧盛德蓋爾鄭氏輾轉恨恚偏性雖回又曰此實係
國家興衰陰助之切難忘不宜奉宗廟社稷顯黜之舉可徐

之〻閔黯製進
禧嬪張氏陞爲妃 六月賜宋時烈死判義禁閔黯啓時烈
窮凶極惡非特鞫可知請速處分領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右
相金德遠議同命發遣都事所到處賜死尤菴到井邑受
後命乃己巳六月八日也
宋時烈字英甫恩津人號尤菴雙清愉後孫睡翁甲祚
子金溪門人生壯 顯廟朝逸在相丁未生己巳受後命甲
戌伸雪謚文正配 文廟配 孝廟〻庭雙清堂愉懷德人
進士克己子 太宗朝蔭郡守母柳氏年二十二寡有孤兒
纔四歲隨父母於松京父母欲奪志柳氏脫身負孤兒往

歩三晝夜達五百餘里達懐德府負兒即叟清也孫順年逆
年順年孫世良世英世德世德守志不祿有子拱壽拱壽子
應漑世良子獜壽龜壽龜曾孫即太菴去英曾孫即同
春遥年五代孫即霽月堂奎濂○睡翁官奉事西阜龜
壽昏朝慶運宮 孝廟朝贈執義以先生貴贈議政○
先生母夫人郭氏夢春明月珠而有身睡翁夢孔子率諸
弟子而至家而先生々故小名聖賚八歳就中表叔父清坐窩
清坐與其子隷業清坐窩名甯昌其子即同春也○戊辰
丁外艱三年不見婦人面目炊爨亦令男子爲之崔相遅
川嘗以經義三首示考者其一書 上之下意謂此人文章將

傳百五篇問則乃宋策也癸酉爲監試覆試〻官出義題
一陰一陽之謂道得一試券諸試官以非程式散去之崔相擢置
上第曰此文當作名世大儒乃先生也○癸酉拜齋郎即就職
旬望謝歸乙亥除大君師傅即　孝廟潛邸時也際遇至於此而
子寇至時大君先入江都未及隨行遂扈從南漢常以一條繩
一小刀自隨蓋爲倉卒自靖計也丁丑大君北行先生歸田○己
卯除龍潭不赴乙酉除持平辭遞丁亥拜翊善不赴己丑　孝
廟嗣位別諭召之除進善又除掌令肅謝疏陳疏畢啟攄衷
秋凡十三事留疏遂歸又除進善不許入對陳君德○庚寅還
鄉時同春以執義論金自點擅權誤國申冕等諂附自點

之狀自點旣竄其徒疑懼謀所以除去士流自點子鉞謀於
申冕使譯李馨長通于鄭命壽行賂於虜以爲主上進用新人
以金集金尚憲爲首將擧大事虜以兵壓境遣六使鉤問
事將叵測 上應機處事遂得已自是先生無復世念 上亦不敢
呂用只以是禮廢之及自點獄起冕亦杖死○辛卯壬辰連拜進
善執義皆不赴癸巳除忠牧疏辭 批曰今番之出萬無他念
予豈不揣摩而行之勿爲趦趄惟予恃而亟出焉蓋先生疏以爲
臣復從職則不知冥冥中有何倚伏臣每一追思蹶驚夢愕云云
初除忠牧時 教曰宋時烈宋俊吉等當初擢用非偶然而拘於
彼中形勢終不能用若除大府而使展其才徐觀彼中形勢

召置内職○會命市南蔡尹美村宣擧于黄山書院先是
尹鑴著理氣說斥退栗又掃去中庸章句爲新註先生以
異端斥之又以宣擧家中鑴毒責之曰公以牛翁宅相乃反
黨鑴自作朱門叛卒何也宣擧極力贊鑴曰吾輩不足以
知其精蘊先生曰春秋先治黨與子當先鑴伏法矣○甲
午特陞承旨辭遞乙未拜吏議是歲丁内艱全公益熙乞
暇南下來弔問宿曰 當宁是不世出之英主且胡無百年
之運正宜内修以伺釁 上每以此有鬱鬱之意傾注於子
者亦深吾二人不得辭其責也○丁酉宋贊善辭不赴疏進
小冊子乞勿令承史聞條以啓以防宣泄凡十九條皆密勿

謀也○戊戌三月陞拜禮曹參判辭遆七月入對 上命有司繼粟
繼肉上疏謝九月擢吏判十二月 上賜貂裘副辭 上密諭曰卿未
諭予意耶遼薊風霜可與同其驅馳也先生不敢辭識其君
臣酬酌之說於裘上 上賓天先生不忍更著此裘嶺海之行
特以自隨後別為一衣以襲以體當日襄斂之是意此裘傳
與晦錫孫○己亥五月 孝廟昇遐 慈懿大妃服制先生與
諸大臣議當為朞年尹鑴許穆尹善道以為宜齊衰三年
先生論卞遂以朞年定行○顯宗戊申拜右相○肅宗甲寅
郭世楗論服制疏被黜乙卯竄德源踰鐵嶺詩曰行登鐵
嶺嶺巔我心還如鐵縱之嗁之誠難耐西山血回首望西方陰雲壅

不決顚言四方人丹霞珮明月尋移長鬐又移巨濟荐棘自
德移長鬐過襄陽句淵村遇雨投村舍其屋柱有詩三傳市
偉人皆信一撥禍蜂父亦疑世上功名省木雁座中談笑慎桑
龜上句順書下句倒書問屋主則曰前年五月有過客書此曰來
年此日更来云而去不知其何人所謂此日即其日也 庚申堅獄鞫
誅死後家放 癸亥建白 孝廟定世室 太祖加上徽號 自癸丑
尹明齋請美村墓文于先生至丁卯羅良佐韓聖輔疏下即所
謂懷尼戰也己巳疏論元子位號事忤 上旨荐棘濟州拿至
井邑受後命時奎星落地白氣橫空云謫濟州詩八十三年翁滄
波萬里中一言胡大罪三黜亦云窮北極空瞻日南溟但倚風貂

衰舊恳在裏泫泣孤忠 先生居家每朔望與夫人坐正寢受子孫
男女拜如温公家儀令長孫婦讀小學柳開仲塗江洲陳氏章使
諸婦環聽之 門人遂菴嘗言先生夜寢輒去褥問其故先生泫然良
久曰昔我父母貧甚無衾豈有褥乎先生於仲氏時燾後二歲生官
至崇昌恭執子弟禮嘗與金滄洲共坐珍山時燾至先生急起
趨拜大門外滄洲謂珍山曰莫甫禮矣君不當受之珍山曰豈年具
位為兄弟道乎〇先生用朱子阜陵韵輓 孝廟曰宇宙懷深恥風
塵有暗傷麋心安野草鳳詔帶天香李東里云如宇宙句亦不
能復作也羅明村謂此是借手於金益廉自以為己作云〇先生
手記曆書云寺僧戒和問今世碑碣 甚多未知書寫年歸乎余

曰豈人〻皆書彼年號乎和者頃者吾豎吾父小表而竊有疑於心不
書年矣余聞此言不覺爽然〇華陽洞在巴谷下流實清州地俗離
山麓也先生成小屋稅居常著 皇明所製襴衫平頂巾令婦人
爲笄禮童子雙紒以從華制老峯赴燕 毅宗手筆非禮勿動
四大字得而歸之先生先生模刻之于華陽洞邊崖石立菴其傍
使僧徒守之名以煥章藏真本于菴裡文谷作食齋具道其事
後雲洪錫箕亦歌其事先生次其韻又李参判選模出 皇筆
于江都国藏先生刻之崖石而藏之先生受後命時託權遂菴依南
軒虞帝祠楚人祭昭王事建一閒祠於華陽磨崖下以祭 神宗
毅宗兩皇遂菴受遺託乃趣 毅宗殉社之周甲甲申歲依褒

室制建廟于去崖刻一里許西北地號萬東廟用俾子書 兩皇設
位而祭自製衣祝而四籩四豆牲用大牢獻三爵又以一體君臣祭祀同
之義奉先生真像於書齋薦一籩一豆享禮初定孟月上丁以大報
壇享在三月故改行於季月 英宗乙巳北關人胡斗弼上言自以胡
文定之後其先來自中國請世為萬東廟守直官 上始知 皇筆崖
刻事致祭華陽書院 命模刻 皇筆非禮勿動四字令禮官陪
進煥章菴與真本同藏又命建小屋於煥章之傍奉安 皇筆及
肅廟御筆華陽院額亦本名其屋曰煥章閣 初湖儒建書院
于洞外後移建于洞中萬東廟下院下有先生書齋遂奉真像
杖屨璣衡等物俱在岩石上有小齋即先生初入棲息之所名曰棲

瘁洞中有擎天壁雲影潭泣弓岩先生延哭 孝廟之諱日於此

故名

辛未以閔黯爲右議政時金德遠以聞於官侍者陳達內司事而

諳閔 先朝 上曰古人云當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內外朝自古隔絶

不當相與酬酌而許論 先朝又以此說陳達駭然罷職以黯代之

○閑居漫錄曰庚午冬至日有狐入時御所仁政殿後達夜呼鳴七

八日不止內璫張絅捕得近來朝著屢換必有刑戮隨之先有異災

以告之己未年間有犬入坐備局丞相之座遺屎而去 庚申辛酉兩

年兩相逕前後賜死甲午年間有狼夜入議政府覓見食家狗無虛

夜久乃捕殺己巳兩相又賜死癸酉有犬異如己未翌年兩相又賜死政

府老吏言經歷既久能知將來之禍云〇己巳以來有童謠長木卜鉄
破碎與張音同釘與杭音同至甲戌張嬪黜東平杭死
甲戌夏四月初二日備忘記頃日賓廳日次乃是固忌而汲汲來會意
以為必有惹起閙端之事矣及其入侍也右議政閔黯果以咸以完事
陳達仍請令禁府因數子固允可而心竊訝之矣纔過一日禁府堂上
肆然請對張大獄情使三木囊頭之罪囚充滿金吾轉相告引面質
纔了鞫畫諸刑一邊之人其得免於榜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思
矣君父負罔縉紳之狀極為痛駭於鞫大臣以下并削黜云閔黯
及禁府堂上并絶島安置奪葉訓將李義徵兵府以申汝哲代之〇
甲戌日錄曰己巳以後韓重赫金春澤等密圖翻局之計凡為西

人者隨貧富出銀盖主張者尤論而少論亦往往相錯事多言泄京
外喧騰一日黯相指戚以完誘脅羸詰以完盖金韓心腹也不得
已輸情賁告黯列書同黨姓名遂逮宰以完請對設鞫逮捕各人等
皆吐賁以爲 中宮復位策也其中三人爲先決案取招納行刑單子
上不即下是夜三更罪人取招者三人及其在囚二十餘人及方行捕者
一並盡發趨闕甚特命拿囚南間委官閔黯（濟州）禁府堂上柳命賢
（黑山島）李義徵（珍島）睦林一（靈巖）特定配時押送大司憲鳳徵獻納崔恒齊
以參鞫削黜前一日有金仁者上變書直入差備門內給內侍呈上嵩
乃告南人謀逆之事也夫以決案取招之人而遂得全釋操堂上生殺
之柄者遠遠被竄逐山豈非不可測者此耶前郡守黃釗方以貴人入

鞫中當放送時爲將行刑也恒敎先燒喪服曰不可使血汚孝服羅
卒曰時事變易特命放出進賜句當虛敎速出及出門外見取招
人頷待刑車大驚仆地曰吾熟知禁府事凡出行刑者必給以放
送今果然矣車在彼在東彼閙者大笑金魯方在旁聞黃
與羅卒問答亦以爲必死得白砂咒尼亂畫其項至於出血云○特
題南九萬爲領相柳尙運判禁尹趾完同禁徐文重兵判李世華户
判朴泰尙吏叅李世白尹以道朴泰淳李東郁金弘福承旨
備忘記曰予惟君臣猶父子何語可隱耶嗚呼曾毋之賢不免投杼從
古難處者莫難於父子之間所易動者莫易於父子之間當初建
儲之日緯漢之疏猝起又有有庚始再等語予於前史略覽非不知

伺間恐動之手段每出於此處而予病恒在粗暴向時之處分過中
職由於此予於燕閑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建儲 宗社大計也今
臣子世祿舊臣也非如悖理之人孰敢有他意哉然則緯漢之凶
訴無乃得罪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諒耶以此常自悔恨神明所
知又竊覘彼輩所為同非循私蔑公反道敗倫之事決不可與共
國事今者天誘其衷其欺罔君父魚肉縉紳之計透露無餘
當此時若以顛倒為心不思所以廓清則是知過而不改也為今
日懲前毖後之道正宜割斷私情痛祛疑阻開心見誠開不諱之
門納忠讜之諫自今維新期致太平之福咨爾群工敬以聽之政院
請布告中外從之○備忘記强臣凶孽敢為伸救廢人者當以

逆律論斷事既已布告此即專出於嚴隄防伸雪復位摇乱
我國事也第念自古帝王於此事〻雖已明罪廢黜亦必參酌善
處恩威并施不害為寬大之〻道也頃年有一臣以廢人移置別宮
事陳劄允可矣更思之廢棄未久世子未離阿保似此處分未免
太遠故姑寢不行今不可專無恩禮令該曹移置別宮守直取稟
等事參酌舉行禮曹啓別宮定於何處乎 傳曰令茲處分畧
倣宋仁宗廢郭氏事也處所定於義宮○弘文館啓漢后陳氏
退居長信宮 皇明廢后胡氏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禮夫
人禮致命云今此遵從節目倣此而行傳曰移處別宮命下之後
使人致問則辭意悽切惻心殊切令人不覺感動予今日之心亦古

仁宣之亡也更命移處于西宮慶福堂供奉如法入宮時用屋轎
總管軍兵導從舉行從速擇日以入 傳曰十二日拘忌不至大段
拘曆則乃吉日以此日入宮事舉行其他供奉等事並與常
義其除伸救者論以逆律之旨○當日午時前妃乘屋轎前後
射隊分承旨總府兵曹堂郎陪從〻金曜門入前妃即欲安問
於中宮 上聞之亟止之傳曰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海豐府夫人
恩城府夫人並復爵號教命冊寶亦為急造擇日舉行冊
禮都監堂郎急速差出
閔維重字持叔驪興人號屯村老峯宗 肅宗元舅也驪陽
府院君謚文貞○公七歲當丙子亂舉家欲隨 廟社入江都

公獨曰吾聞人君所在邑必隨之宜勿入家人異其言遂下山嶺
南闔門得全○公名位隆顯而客至則率文以下皆下堂迎送
布衾綿衣至老不易二子愼遠愼厚登科式躡進故公在時
皆不得玉堂鎭遠字聖猷同春外孫号丹巖 肅廟科領相鎭
厚号遯齋 肅廟科判書 老峯鼎重字大受 仁祖科左相
認齋著重老峯兄也○閑居漫錄曰驪陽為國舅之數年後
朝廷為慮經費欲裁減貢物價俾公掌其事公殫竭心力經
年方就都民以貢物資生者怨毒次骨宮中女侍非其結
娣妹即其女也人所不知之中為害實多公以丁卯卒後二年己
巳 坤殿遜位集公封爵甲戌 坤殿復位還復公舊爵

傳曰大小諸臣 中宮殿書謝自明月依例擧行○備忘記邦運
回泰中壼復位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王后璽綬仍賜
禧嬪舊爵以爲世子不廢定省之禮時須敎告廟以莫察
悃愊誤疑良佐之語措辭爲文字以付○又曰當此有冤必伸之
日既知其冤貴人金氏特爲復爵○傳曰廢妃玉寶撞破埋置玉山
府院君府夫人敎旨燒火事分付該曹玉山墓不必折破 政院啓
壼位陞黜是何事不令大臣親承朝廷齊議遽下紙備忘有
若尋常節目之循例擧行此豈大聖人處事審愼之意哉徐
待大臣入來從容講定方可以無缺於大體云云 傳曰會議可
也領相南九萬引見時所達政院啓辭甚是失當因己巳禧嬪

陞位時其時朝臣以禮爭執可也及其陞位之後凡為臣子者皆已事之以君母矣今又還降則與己巳何異亦當爭之而但與己巳差別者 中宮殿既已當初定后再復位號而又爭禧嬪之降則難免一国二尊之嫌今日臣子既以復位為慶且以降位為慽惝怳驚惕不敢有所陳白也者今使諸臣會議以定則是予以議母臣以議君天下寧有是理也承旨朴泰淳曰茲事至重至大大臣等之意以為廟堂不可不與聞相議陳啓元非更議可否之議而倉卒之際誤下會議二字臣等亦覺差誤矣 上曰仍為會議○備忘記追惟己巳不覺忸怩莫察悃愊誤聽良佐遂至恩禮衰而迷欝莫伸予嘗中夜徐究怩然覺誤

大加悔恨寤寐轉輾積有年所今玆渙發 綸音重定壹位寔出於復天理賴宗社之默佑也○贈吳斗寅議政朴泰輔吏判柳尚運入侍言吳斗寅朴泰輔不幸先死不得與睹今日慶若有隱卒之典則有光 聖德 上曰兩臣忠節可比於孔軌道即許復官旌閭○兩先正復享進士朴洵等疏請兩先正復享 答曰曩時權奸欺蔽業已覺悟到玆斯文興衰係時運汚隆乎今該曹禀處進士韓宗奭等疏兩臣復享為汚 聖廟 傳曰醜正之徒不為明白處分故邪說至此當初疏頭李玄齡遠配湖儒林鳳祥等疏下宗奭謫禮判尹趾善入侍曰陞廟事重下詢諸大臣如何依相南九萬姑待在外大臣入來博議處之 上曰為醜正徒所欺至於

黜享予嘗悔恨不必待該曹特為復享○命復宋時烈宋俊吉官爵遣官祭致 敎曰庚申獄事逆節昭著己巳為權奸所欺終至翻案予嘗悔恨議大臣命復金錫胄等五人獄而追係其勳李師命等六人則更勿擧論○庚申逆獄柳赫然以圍東峽兵賜死李元楨以淸議禮府杖斃己巳凶黨復其官至是還致罪籍後至癸巳其子孫訟冤命收議判府事尹趾完復請復官兩司爭論 上敎曰柳赫然李元楨復官之命非由於其子孫之鳴冤也予明知其冤狀故有是命也○時左相朴世采建議依大誥作敎文以破朋黨之意布告中外閏五月十八日所 中宮殿冊禮同日頒賜敎文略曰眹阻彌年雖自踈於良佐寤寐一念豈終忘於德音

又曰明吾過於既往十行斯須儀毋臨之如初萬品乃正若環斯轉
善不遠而來歸庸玉于成知有資於增益云云大提学朴泰尚製
進〇六月初一日復行 中宮殿冊禮告廟大赦頒教文畧 王妃閔氏
徽音克嗣懿範孔彰禰簪珥而屢凜覲箴泣葛覃而漸形風
教祗永 兩殿常持婉愉之容與更三年兼盡易戚之容間者
之事悪焉在懷莫察忠言而因微細而貽憾自踈良佐自由寡
昧之失國忌禮之中衰悔恨之内積覺從私第之退就靡衍忘素
履之淵貞雖忠欝爵而莫伸終無怨尤之意遠音向之始接乃聞
悽惋之辭固感悟之已深豈遷改之或靳十行昭揭咸曰彜倫之載
六宮驚欣不啻慈母之復覩殆天所啓匪予有私茲於本月初一日授

冊宝復位云云大提李朴尚泰製衣進○閑居漫録曰己巳 中宮遜避私第
官供既絶兄弟家私備饌羞以進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鷄妃命
放于庭養之其形漸異久則化為雄鷄庭中玉樹梅枯已三年忽
然開花未一年以甲戌復位還宮
尹趾完碑文曰公逆達咸以完所告諸因不可不按問 上擧康晩
泰等所告曰此非謀逆何必更向趾完曰 中宮復位自上一朝覺悟
斷然行之光明正大如日月之更若晩泰 所言渠以何等事敢圖如
此 上為之改容始金春澤羣不逞窩結黨伏詭稱圖復 中宮以
累渠士大夫黷貨得起大獄欲羅織奧內之 上覺之反鞫黷而盡
釋諸囚趾完聞曰此輩以黷貨故而不一鋤治其為 聖明之羞如何

遂有是奏出而劾首相南九萬按治南相以貸死希載事春
澤等嫉南相嗾鄉生姜詖者投疏遂之不敢究竟○昆侖集
曰始春澤韓重爀等潛聚銀貨詭稱謀復廢妃閔黯等調弄
之方鞫治會 上黜黯等召用舊臣領相南九萬疏言今日臣民既
以 中宮復位為大慶以 殿下光明快斷為大幸若諸群不逞之徒
有力於其間則其為 聖德累何如哉快正王誅以解中外之疑
罪止竄配不足釋疑 上善之後因人言免相而已還拜時重爀
輩猶未正法云又言臣於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
肉裘馬之備其所謂復位行賂昭昭也 殿下今為狐鼠所誣
云云重爀更拷死○疎齋集曰盖重爀柳相尚運之侄婿與

南相庶從〻萬等同事為黯所按治 上旣命放釋南柳憓其逼已

更請鞫問云〻○東岩係曰世言南人聚貨閣已巳李西人聚

貨閣甲戌李具鎰出銀數百兩而久不得職曰能忘旧日恩之與

銀同音也玉山墓石物打破則曰殷道復與玉山自類殷與銀同

音也

閔黯拿来賜死其子章道杖斃已巳半日庭請權大運睦来

善及李壽徵權瑎李元齡睦昌明沈李良李玄紀成璿鄭

善鳴沈擬等及請殺金相壽恒之鄉宰宋 文正時烈合啓首

發臺官并遠竄金德遠李玄逸柳緯漢等絶島趙嗣基正刑

閔黯字文長 人己巳爲魁甲戌賜死辛巳論以逆律製庚申獄

翻案裁文已巳廢 中宮裁文辛巳入相○贊爲吏判時有一氓漢
欲官無階乃以白金百兩鑄護鴈曉懸於贊軒 贊出軒見護鴈趍視
抱入氓漢偕數日後閔之出迎拜船前贊曰汝何人也曰小人護鴈父也
贊曰然乎此後未現因謁見初仕軍門至守令○庚申立獄贊累作變
頭及居閑徐相文重有瘡詛訪見曰公累經奇難顏色不異甚奇事也閔曉
噫笑曰府置以從不曾出門出門必擧頭何畏之有徐公大笑○閔應洙雪樓
孝廟科左相庚申謫役閔黯蘇愼梧堂孝廟科吏判○南公立負楚自忿閣
家爲最蹈黯爲相黯宗道就道爲判書其餘參判參議玉堂銓郎者十餘
輩把握朝權倚系鹿悖其中就道有寬厚長者風與諸閔稍異云 李
相國浣蒼治中忠基也後爲閔宗道家忽有病亟言李相爲崇此乃李相國

訟得決之地而遂家反庶孫而金相德遠以七百金易之人言頗多金相還退

宗道爲兵判欲買之家主不許因乃求得崔興李相相訟人以千金買

基道家主移去家主不得已捧五百金買之痛哭而出因只存內堂以遺外

孫即金日晉疏勒買枚名相第宅窮極奢侈者也因旣病李相恒在眼數

以奪家之罪出避則隨往乃爲紫駿笠藍緞衣祈之猶不去其文題爲文隷罪

臨累次猶不去竟致死家有李手植梨甚甘且大因入後亦不結實庚

申其庶孫訟寃還入梨又結實

金德遠號休谷 人應南傍孫 顯宗科 肅廟乙巳入相 翻庚申獄事

趙嗣基

權大運字時會安東人號石潭 仁祖科 肅廟朝領相

睦來善號睡翁 人叙欽子 孝宗科 肅廟朝左相○睦詹玄軒世柳

子號逍遙堂官吏判五十喪室赴友人鄭寔一夜得其新郎下馬即爲强死主喪

遑遑罔措會中有人謂鄭曰睦令公欲聘於君家而不發今逢此夜必天意也諸人

皆曰好遂即席合巹生三子長叙欽號梯溪官知樞次大欽號荼山承旨次長欽

號孤石官判荼山子行慕號南磵監司南磵子昌明號翠園兵判

○默齋梁處濟倫黨說曰 宣廟之季沈義謙金孝元分爲東西栗谷欲調劑

而竟不賴焉識者惜之萬曆戊申 宣廟暴薨光海不慮爲計世子時之貪權

樂世者不知魏武之義惡其 國舅之遷出無名發母乃以追孝之說構誣 仁穆

大妃遂至幽廢西宮此大北之源流也世入長夜殆十一年天啓癸亥 仁祖改

紀盡除府母之賊倫黨只有西南兩目同寅通婚者殆四十年至己亥

孝廟之喪宋尤齋主用國朝已行之制 大妃為次長子服朞之制 黃道輩偏據之

徒欲翻然之以貶薄君父等說持案太甚 顯廟燭之屏黜黃道等 盖宋為

孝廟穪眦 顯廟素主之以賓師故媢嫉者衆 十六年至甲寅西人惑於宦戚南人

伺上之厭又以貶薄等說熟案因逐其黨與 顯廟賓天明聖大妃垂簾

嗣王壽纔十四歲南人憑公昌穆之好 明聖多所禁抑寧主痛之或有貽

僭 慈聖之疏或有嗣王臣母之議或有臣強主弱之說以眩之七年至庚申南

人領相許積孽子堅與王孫柟謀逆當覺梟堅柟南人掃除西人秉

進然南人豈盡逆哉揀其無疵通用者賢唯無偏之政過適一於同居之

暌用西則南人屏去亦偏黨甚耳庚申逆節不齊泯藉而南反懷異心

之計是時西人分作老少二論所謂同室操戈互相讒搆不思綢繆之策被

亦者日夜譖伺陰結幸宦聯賂嬪御傳助成其凶謀 宸衷十年辛巳

已而入參爲南人所陷此渠復進肆行殺戮而少論常多救南之功故就少者

之侵攻老者甚悉故老論又皆不免機馴致府母而激已犯常亂倫之徒

一併仲宙未證申亭日長一格有謀害府宮之事厥罪貫盈六年至甲戌

南人又欺逞毒於殘西敎誣告鞫獄方張而天心悔悟一夜之間易置朝廷

時老論表表者或已竄死或在遠配固不可招還於頃刻只有若而人留在

輦下亦不能備數至有武府衛將權行都憲者王府無堂上無定配

上親定配所易向未有發於今日也時復府妃即日引入大內降號爲

嬪復其枉死者官庚申勸復今勤行秋覆豈臣下之所敢自也復 妃之教

不即奉行敢有會議之說以府簡招諸宰其中或有不是更議之論於

是少論又岐焉岐之者既非老論故時人目以中論是以坤殿御極緣少論更
議之論未享國母之尊者凡十六日領相南九萬後至上嗣極竟遂回更議之
非聲疑乃定少論持柄六年至戊寅 上稍用老論盡諸兩銓人皆謂少論
見事遲有誤大節使 國母未享坤極之尊於十六日之間與大北不同者幾希
老論甲戌初不得見用尊主之義自如中論惡其不母之名則大義已著倉庵
則必也正名乎至於首相之斂識者所持難於沐浴之討徽 南溪奏劄兩叢
言義理不明天理幾熄矣荏苒數月謀陷 國母之賊欺蔽反獄之罪終未有
致討者所謂中立者與小北情狀近而似大北處西南之間不失於西不失於南
持祿保位只為其身不餘有無於 朝廷從失乃有中論既非己巳以前之老論又
非甲戌以後之少論非是非彼而要 福故言與事異名不正而圖其寵且伯

恭所謂中立者奸之尤者不幸近之

庚辰十一月 中宮殿有愆候在承暉殿夜有火災不知自何處起延及寢室侍者皆散走獨有一宮人冒火背負而出先朝舊物 兩殿服御之物盡燒宮女二人亦燒死

辛巳秋八月 王妃閔氏昇遐謚曰仁顯殿號徽寧十二月葬于明陵○執義金致龍請罷議藥諸醫 上曰古人云死生在天今欲專咎於醫以皆誅戮唐懿宗以公主不起多殺醫人 皇明馬皇后臨崩以勿妄殺醫告戒之者孰是予常以此言于內殿深服予言矣勿煩

○九月蚩獄起先是庚申彗星見太恒尾長亘天逆獄起是年彗見危室尾長二丈狀如五車獄起諸賊伏誅○備忘記大行王妃遘疾已二載候

嬪張氏非但一不問安不曰 中宮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妬人非特此也潛
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每與數三婢屏人祈禱極其綢繆薦棘人張希
載丞正邦刑〇備忘記罪已彰著若不早爲善處則他日之憂有難悪
喩實出於爲國家也爲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玉堂政院入侍請還收傳
因內司罪人今丹生雪香時英淑英哲生壽當親鞫丞旨尹趾仁徐宗憲請
移設禁府注書李命世曰趾仁所達誠切至矣 上曰趾仁削黜命世拿
問司書李台佐疏救命世〇領相崔錫鼎將劄略漢景帝遣田叔案梁
事太后憂不食湯泣田叔燒梁獄事空手而來謁 帝問梁事叔曰
上無以梁事問也梁王不伏誅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寢不安
憂在陛下也帝大然之使叔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幸臣羊勝公孫詭

之屬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起立坐食帝大喜慰太后與梁王雖
親屬尊卑之殊慈愛無異致也今春宮情境豈可比之於滯泣不食
而已乎今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春宮誕育之恩少賜寬貸之判櫃
尹趾善劄 殿下何不思戊辰以前国本無托之時乎禧嬪乃誕我
王世子即今 春宮令聞日彰 殿下有周王無疆之慶此雖由於 祖宗
之默佑若其誕育之功實出於今日禧嬪則 聖上豈無一分顧藉之道
乎崔錫鼎又袖劄畧孔子曰父為子隱春秋之義為親者諱今禧嬪之罪
雖在罔赦為 殿下之道只當為 春宮隱諱何可窮竟其事暴揚
其事莫之恤耶又三劄畧雖嚴得情節亦不可致法況以千乘之尊日
與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 教曰謀害国母是莫大之罪

惡內埋詛呪外設神堂出送之節不一而足大臣連日三啓猶恐獄事
漸露且令親筆謂非人君之體有若識字者是豈人臣之所敢於口者乎
領相崔錫鼎中道付處〇罪人雪香刑二次承服時英壓膝一次承服淑
英刑二次承服并處 傳曰獄事殆盡於露自明日庭鞫爲之 罪人淑英更
招承服信烈刑二次承服哲生刑一次承伏相者斤禮者五禮香結案處斬
〇持平朴彙登啓請鞫大臣一言幾於遠加所退瞭聆所及氣象愁沮云云
院啓請崔錫鼎付處之命還收答勿煩〇判府事柳尚運劄漢武之殺鉤
弋夫人先儒猶以救之其子而見殺其母而言之令我 世子正位貳極十有三年
不可比同於漢太子未立時況情之所在法有時屈念 宗社付托之重恩及
於所生地云云判府徐文重劄今日之事或不盡究則無以慰我 神聖在頭

之靈若或將迹則實有萬分難言之處聖教所謂為他日憂者未來事也
今日所謂實在目前又曰 神聖子育春宮慈愛之篤外朝所共知也冥冥在天之
靈亦必盡傷於今日處分豈非 聖明念慮追感處也云云右相申晩剳錄
嬪於 殿下國在後宮之列若非誕育 春宮則今日 殿下所以處分目除之
敢請全恩者何必於此哉 殿下豈可不深體聖意為宗社安危之計耶
云云副司直姜銑疏 王世子令聞日播 大行王妃之撫養過於馬后 世
子之誠孝亦過於章帝 大行王妃虞祔之時禮陟之日嘗藥憂遑陟屺
依慕寔非古人之所能及者今者疾恙在於內庭而痛竟乃已 王世子
痛迫罔極之心必無所不至而嚴不敢之貸於 天威之下少至於柳瓚成者
當此之時 殿下雖悔之無及矣云云十月初八日備忘記積嫌嫉怨內殿

潛圖謀害設神堂於內外埋凶穢於兩闕情節畢露神人共憤此
而亂之得志他日則國家之憂實難形喻依前者張氏使之自盡意
世之情事予豈不念諸臣之爲　春宮之誠亦豈不知哉第思之思之更
熟矣事已至此舍此處分無他道理也茲以予意諭諸左右判中樞徐
文重右相申琓吏判李畬請對徐文重曰爲　春宮屈法是何理也
申琓曰　春宮情事想之則哀痛憾但故有此區區望矣李畬曰
春宮必致傷損矣以此痛迫矣　上曰保護太子之道豈不極盡爲乎徐文
重李畬曰誕育　春宮之人不可用懲罰之刑矣　上曰使之自盡非謂
收司之刑也雖不受傳旨豈無可處之道乎諸臣退出　上歎自內酌處
命宮女賜藥張氏手擲藥椀大肆咆哮　上怒乘屋轎至其所住之

堂促令飮之而終不服　上命來板門哭於張氏數十宮女一壓其上移

時死徐文重申琓李世白議張氏於　春宮有母子之恩不可以罪絶之禮

官宜告計舉哀於別宮喪事則出畫於闕外別處以生時品秩治喪

務宜從厚依議施行禮曹啓　王世子爲嬪宮服制似當依古禮庶

子爲父後爲其母服緦之文而今日之事既係變禮議大臣稟處　上曰

依此施行○府啓希載僨之妾背以伏法渠方有拿命繼此當次論希

載族黨張天佃天翮張炎維文維斗維天翮秦維張億基茸并極邊

遠竄（朔野抄畧）白先是府啓東平君杭締結希載以其婢淑正給希載綢

繆交通及今盅禱之罪彰露無餘東平杭極邊遠竄申琓啓曰杭之罪

惡決不可容貸云云判義禁李畬知義禁金昌集同義禁柳之發李光

迪大諫丞旨等迭陳爭執 上曰以希載招覘之皆是崇善君妻所爲之

杭之罪惡皆爲其母之所誤也諸臣因請先從 上曰杭之罪狀予非不知特

以近從故減死栫棘矣卿等爭執出於公論特爲賜死 傳曰罪人杭

段青斤阿只招當初淑媛生王子已巳封元子之後東平以世子母當爲中

宮之意封書使淑正送于吳夫傳于淑媛及其正位之後吳夫家几百

輩行矣夫無識武夫不知妙理使東平家指揮又有封書乃請以五

龍洞事云云希載招內東平君書札因淑正家每每入送闕內已巳諸

几千輩行每使淑正往問崇善家則崇善君夫人指揮以送云云杭以貴

近之族寅緣淑正締結希載潛通書札謀廢 母后圖之張論其罪

惡合施邦刑以親親之恩曲貸一西小門外賜死府啓杭母崔氏雖殘請

巫削封號依啓 傳曰依既緣坐其帶勿爲籍沒已上朝野僉載抄錄

○鞫因罪人招辭騰異雪香矣就善堂西邊神堂所祝之說除此妖氣

邪氣而成所願是如妖氣邪氣指中宮也願祝則 中宮昇遐禧嬪又

復位也㝡禧嬪同祝云云○淑正矣禧嬪出送錦段送角氏及衣裳并鳥

鼠及鮒魚使婢生入送于闕內同埋於通明殿大造殿寢室之內淑正招

辭同○丑生矣自上年九月九日冬至日今年二月二日每三更量設饌以進

則禧嬪與淑英親自祝壽願殺 閔中殿太子云房神堂幕載妄啚爲

主張而神祝時巫女着笠紅衣藉弓矢起拜稱以射殺 閔中殿抹樓

下云云○春斤禮矣巫五禮着朱笠紅衣自稱爲王神之妾內庙庫當

眞禍稿徐於已亥生云云又稱四殺君與弓持矢札財曰君與抹樓下出

擲當財殺○閔氏抹樓下云云五禮與招者亦禮招同○哲生矣唐宵
時英亞家往來之物矣身爲大水賜故果爲專管而五禮祈祝時大上典
及希載妾果爲同參一如日生招右七人并凌遲處斬○張希載第五
十一庚午年間 中宮殿退處私第時與貴人出銀交結掖庭之說矣身
聞於顯父子以謗札入於宮中謗書辭緣雜亂雖未詳記矣身往見顯則顯
父子及侄宗道已爲會坐方說其獄事宗道曰閭閻流言以爲聚銀圖
擾局之人 中宮貴人亦出銀貨云云章道曰 中宮貴人亦出銀子則雖千金
何難乎矣身極其驚惶閔氣之間有通之事矣身締結賊顯父子及宗
道以謗札流入宮中謀害 國母的實結案處斬○業同招矣丙子三
月女上典招致矣身以爲延曙山有麗突之事出往看守之矣身出往

掘得木童子二枚長木 凡書一箇納於上典其時矣身就拿時女上典
饋酒以白為援引二萬又白言頑知埋凶之事又云以根用人情汝須限
三次白脈之事大將之子宗為謀主向 世子作変於延曙張山隨参的実
凌遲處斬○希載妻者斤阿只招內淑媛生元子後崇義夫人與其子
東平因淑媛通書則內人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錫兄弟言及厭灾
事又淑正三寸叔侄安汝益世禎與張天漢及金相德遠之孫震潤同相黯
之妻甥鄭彬李弘渤海之妹夫朴姓人會於淑正家謀議之汝益世禎
天漢彬皆杖死廷錫之子順命引吳始復世禎閔彥良彥良引李宇
謙權重經事皆不異者阿斤只杖斃○順命矣今月間設神祠於水
標橋向 中殿行不道祈祝者斤阿只曰厭灾之具及鷄卵形者三箇

自濟州出來淑正家而淑正家廳矣冉有如斗大三升云云而子年木金事
段李弘渤與金以萬方爕等造木人書 世子年甲埋置于張湛又
得申大將奴婢牌落置墓傍以爲自 上必疑西人之所爲矣謀的宗統
宗行刑 閔彥良矣因恤儕輩等皆言當 上疏矣身招致趙時華問
禧嬪服喪與否盖欲以服之輕重知其待禧嬪之如何而將欲上疏也又
曰己巳三月希載與章道來夜來謂矣身曰南人但當善護 春宮其月
晦間章道謂矣身曰數日後當搜同舊人若在外則事不多便宜即
上來吾則通告次方往安山君亦往見露梁李參判爲可矣身依其
言即往李宇鼎家言其事矣身與汝奸締結的宗承服統宗 鞫
廳啓曰順命既已決案彥良供招弘謂潛圖搜同 安探服制等事皆

已吐案請罪律施行　答曰己巳事備悉於甲戌備忘中彦良等與希
載輩私謀必托上意萬萬痛心今覩啓辭無乃彦良之所謂一毫近似
而甲戌之教不足信耶予雖無德決不為希載輩所指教也卿等之視予
若此寧無顔面臨于臣民之上也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禁
義金昌集同義李光迪柳之發等聯名上疏略彦良以宗道子章道
侄漏網於甲戌今始拚露其矯誣　聖上之於臣等必欲究得其情以正
王法甲戌備忘如揭日星臣等豈敢以彦良所謂一毫一分近似而議啓之
除并擧其己巳之陰謀情節今日之密探服制斷其罪案以得臣等辭不
達意致此人臣不敢聞之嚴教云云　答曰非懟之嫌何至過嫌卿等安心
勿辭彦良處斬擧籍追施逆律泰潤絶島宇謙定配　始後及

重徑探問服制誅爲陞位疏減死絶島荐棘院啓重徑雖屢出於
彥良於主張之迹未有明白況梟麻在身又非宗疏而猶且受刑安置
則始復以窮探究禁首謀之主奸決不可荐棘而止請按律不允府
啓睦林一洸檀興始復謀議疏事請極邊遠竄彥良於中有陞位
疏西人中吳道一激成之說請遠竄依啓又兩啓柳命天兄弟與逆魁
同事之狀至彥良之招而極矣請命天命賢並絶島安置並依允持
平李東彥啓希載妻招有李彥綱家連信不絶茸謟順命招有彥
綱婢接置于希載上房之說請削其官爵依啓又啓曰順命招有
金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㦖慝之事固難干冒而春澤以年少士子
爲世指目妖賊之口姓名輒登不可無懲礪之擧請幼學金春澤遠

遠定配依啓○正言金載疏謀害 國母之賊大臣曲加庇護八年之間
神人咸憤而威勢所怵無敢言者窮鄉布衣如李仁華者冒死極
言封章纔徹斥退太遽寔爲志士之至冤亟賜見諭以開言路 荅
李仁華特令放送○府啓前府使徐瑱前內乘李彥明前僉使洪錫九
賑事顯肆載出謀陰計無不與聞請極邊遠定配依 允○初 王妃昇遐後
副司直李鳳徵上疏略曰 大行王妃疾腫彌篤遽爾禮服攫儀遂定云云
又曰該曹以禧嬪服制混以齊衰處陳以入則是諸後宮無異也既配體
於六年之久則今者爲 大行大妃服制比後宮似有差殊輕重之別云云又
曰臣曾以節目供奉講定疏陳大畧則今此獻議亦一義也云云遠竄至
是府啓又遠竄又所啓前注書李命世陳達語意悖絶只見一時不

是事之者語逼 坤聖彼何忍此等語加於之請極邊遠竄語逼 坤
聖之賊李台佐肆然伸救請削黜 荅李命世依啓李台佐遠竄又
所啓頃年 坤位光復彝倫攸正而前輔德朴萬昌前校理朴淮相繼
投疏或以爲別立所處之宮號稍存供奉之儀節或請別立名號竊探 天意
圖免坤位終使鳳徵之疏假托服制復提供奉之說請竄絶島從中道付處係
允 先是丙子姜五章者投疏告 世子外家埋凶事兵判申汝哲家奴應
先號牌瘞於墓側 上親鞫應先受刑九次死 上命亦得作變人張家
墓奴業同者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以爲不可以疑成獄三司力請嚴覈
業同受刑就服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誘致應先於酒家來醉竊其號牌
欲先殺申汝哲去作兵權仍爲網打西人之計李義徵之子弘渤主其謀云云

弘勣杖斃至是合啓希載締結凶醜不逞之徒鼓搆 國母罔測禍南
九萬住在甲戌與引親之法托以遠大之慮至有曰希載伏法禍嬪不安
世子不安 宗社不安專出於貸蔽希載此自以後黨援晏然在京聳寃
闱 坤位妖蠱禍延致今 聖母飲恨於冥冥之中究其源頭莫非九萬之罪
請領中樞府九萬姑先罷職不 允又所啓凶蠱獄之處益閔 坤位先為怨
國之徒輔漢又希載謀逆 國家凶情從露鞫廳大目柳尚運乃以罪疑惟輕
終至全釋業罔蓋出於顧他日禍福之機為一身長遠之計凶蠱徐手又出
於希載之家釀成今日之禍安得不以尚運為首也哉況希載諺書謀寃
國母之罪旣露於甲戌而倡出深長慮三字遊辭曲貸者南九萬也其堂
章送皆嚴斥而當時尚運含口無一言攘當其罪及至 大行大妃昇

遐之日强引鄉儒已失之疏自以爲深長慮之議臣宗力主之夫帝貳貸死

果出於自家之手則何獨八載之間隱忍含默佯若不與今乃猝然自首隱而

自當故深揚長慮之說顯有要覬之意耶請判中樞柳尙運姑先斥黜

罷職不 允又啓往在己巳 坤聖出宮之後睦來善李玄紀茅邑藏禍心累

無顧藉式以不恭不敬轉奏於筵席式以自絶于天筆之於疏章惟此二凶

搢 坤聖罪犯倫紀請罪人睦來善李玄紀絶島荐棘荅曰不并 允○初禧

嬪賜死後副司直李益壽疏言 春宮親臨喪所如以傷損爲慮則替送

宮僚以爲管攝禮事回啓 世子親臨不可輕議宮僚管攝亦未知合於事

體至是益壽以大司諫疏救南柳執義俞命雄司諫魚史徵獻納尹弘离

掌令尹憲柱正言黃一夏論益壽罷職○持平李東彦啓曰頃歲寧尹

趾完當甲戌正名位之初以禮遇供奉之論抵書首相繼又提出私書上章
而使萬鼎涎等疏接踵而起轉相鼓簧以至鳳徵而極矣故臣以柔勅之意
於簡諸臺議未歸一請命遞 亦臣職 司諫魚史徵 掌令尹憲柱 持平金相
稷 正言金載黃一夏啓曰尹趾完之罪不可不論而輕先於簡似非慎重故不
敢苟同今被憲臣非斥請遞 亦臣職 答曰勿辭 退待大以下請對時南九
萬罷職事 上曰不可以護賊為言誤事為論不可無罪依 允柳尚運罷
職事 上曰不過私書往復於首相而已乃一時意見之誤也勿煩遞啓南九
遠竄事尹罷職事依 允○尹趾完疏臣於甲戌未赴疏時按獄首相 有私
書按獄事相問臣之謬見適與相符其所酬酢小無異同遂臣赴召首相
酷被儒疏之斥臣亦首棄退歸田里且欲白其心以為国深慮出於苦心為辞

矣李仁華疏中侮臣欺君云者專指臣身而及合辭論劾律止罷職臣宗
疑惑○大憲徐文裕徐宗泰趙相愚掌令李聖肇尹星駿李坦皆疏救南
柳被罷
南九萬字雲路宜寧人號藥泉開国功臣在後孫 孝廟科領相謚文
忠公嘗掌試金公昌協對讀至李瑄儷文朱筆乱打及書等書三等中
三中金公持難公曰覘其文必多讀書當優於策終場必赴未可知姑
置優等耳及終場果佳作爲中金公語人曰文鑑如某者爲考官然後
可赴試云○昆侖崔昌大撰公墓誌畧云公起寒素以才識爲大官甲戌
春澤重爀輩潛聚銀貨詭稱謀復廢妃公上章言 中宮復位若謂
羣不逞之徒一分有力於其間其爲 聖德累何如也重爀遂竄希載

通張氏書語涉 中宮時春宮纔七歲公謂希載誅張氏危懼 春宮

不安請屈法傳生議春津族鄉生訖公為護逆又應教金教主公之所忌

也勳之公出郊而已還拜相又疏請重赫罪竟梏死希載之償一死出於征

法之外雖素惡公者莫不韙焉及有丁酉七月事人始思公為不可及也

柳尚運號酒室又約齋 人公俊滲 顯宗科領相淺以子鳳輝進

罪進削

尹趾完字叔備 人號東山 顯宗科左相諡忠正○判書倬字子駿號

無谷莒之扉氏獻寸莒扉夢神馬自天而下色赤生公名倬字駿後時衆人

夢赤馬昇天云有四子長趾完次趾善趾仁趾美

○先是副護軍姜世龜曰疏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今 王世子

乃匍匐之孺子也 帝師之痛奚啻入井之迫 殿下於此尚不動心 揆之天理不其乖哉 又曰每讀史至魏主叡母子之說 為之掩卷惻然久之 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也云云 院啓遠竄 ○十二月 大司諫尹德駿疏 崔錫鼎三劄出於忠愛 姜世龜之疏語不擇發 遂從廷奏竄之嶺海 豈不過中乎 須着宰臣陳疏 東宮宜就哭張氏之喪 遣宮官護喪事 該曹一切寢格 臣意以為不然也 尹趾完事 此係私書 不當行而大臣異於底源 不當通事 遽責閔彥良 今日就刑案天討之也 第既喪性 又多虛罔 吳始復權自徑 猶用罪疑惟輕之典 至於吳道一之影響不及者 今日請竄何所據也云云 答曰 疏辭未知得當 至於何必親鞫之說 極可駭異也 掌令朴泰昌上疏 伸救南九萬 尹趾完 柳尚運 吳道一 又曰 姜世龜疏出於為 春宮過慮而遽被竄謫何也 昔唐肅宗時廣

平王固無恙而李延以建寧之事過疑唐宗至以黃臺辭以諷之今 世
邈其情與李泌同一過慮也竄於嶺外爲 聖朝惜也○司諫崔重秦
上疏論諫臣之疏以親鞫一事便以爲君上之過擧者抑何意哉至若善世
邈之鼓倡妖說罪竄嶺而諫臣責辭營救亦未可知也其道一激成疏議
說緊出於彦良之口浪籍擧名一如其始復洸擅弄滚圖合雜朝家大云云
專欲平反洸擅諸人薄施竄逐則道一宜無異同且彦良供辭條貫甚明而
謂以褒性以其招辭歸之於虛妄似此之議決不可厭人心也云云○院啓曰德駿
朴泰昌輩之異大論挺身分疏已極無嚴善世邈疏語危險被竄亦涉太寬
爲今臣子何敢伸救乎請德駿泰昌罷職不 允
○教曰自今著爲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后妃

壬午幼學任㦤疏畧 中宮爲正母禧嬪爲私親則遵此罔極尤有罔極
我 世子情勢懍然今日 殿下所當罪其罪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
世子之心今日臣子亦當奉承 聖教以伸討復而繼以慰安 世子至誠原
式則君臣得宜今日不然必以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 世子之心有若以
世子之懇於正母之被戕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迹雖似献忠於 世子其實未
免帰 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又曰禧嬪之謀害 中宮何許大變而不爲之告
廟頒臣民乎又曰詛呪之變〻之暗昧故也愈遠則聞者愈失其真而識
愈遠則疑者愈信其僞目今嶺疏柳沆者聞之後疑之甚至於投疏 臣未
知八域之中如柳沆者凡幾人數月之內猶如此況數十年之後乎云云修
撰李坦校理李覌命掌令李德英等啓妖妄之疏不可痛懲 上旨處分

已定乃以胡辭妄說投疏極其怪妄定配可也府啓朴奎瑞者爲名人偏上
一疏辭語幽悖怪鬼之輩不可不嚴懲請遠竄依允所啓
乙酉湖儒蘇德光上疏請尊號答曰昨年禮判金鎭龜以此事有所
陳而竟不許即書予懷小低矣今以出示使羣下知予意所定非一時揣
謙也仍封下御製詩々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卄九稔歲連荐饑饉民盡
糊 國事惟其棘天灾日又甚休提補虛說但有夙宵凛 ◯王世子上
疏至再疏三疏判樞徐文重平川君申院左相李畬右相李濡戶判趙泰采刑
判姜現司直閔鎭厚禮判尹世紀參贊宋昌兵判俞得一左尹金鎭行韓
城君李基夏知樞李宇恒工判李光迪禮參俞集一齊會請遵 中宣
兩廟已行禮補虛 上終不允

○是年十月下傳禪之 敎昇還收 上於藥院批感言火感之沉痼仍
曰凡人死生之所關孰無顧惜之意哉若不遵依 朝宗朝故事閑居
調養則宗有難言之憂予之有此意久矣今日益決矣玉堂大臣請對
俞書入所懷大小公事留院 下敎曰受禪國之大事其令禮官莭目
奉行大臣陳啓玉堂上劄兩司合請還收皆不允 王世子上疏 荅予志
已決斷無允從之理大臣伏閤 王世子再疏三疏大臣三司以下請對引
見 上曰上自股肱輔弼下至軍民耆老至誠陳請不得不勉從大臣令
辭曰 聖敎如此 宗社之福也諸臣皆感泣
丙戌八月 上御法殿世子奉觴稱壽前歲羣臣以 上之即位三十年
請上徽號不許 世子上章陳請乃許係賀進宴至是行禮

○是年六月忠清道儒林溥等上疏定配朝野僉載曰溥疏曰
辛巳之獄有金春澤謀陷東宮之跡其時按獄者惡其言不錄于文
案人多傳説云云時老論皆曰設鞫究問痛覈其事矣然後吾輩可
以容跡於朝端免禍於他日云少論若不鞫問是脫老論於危禍也屢
請如沸於是持平鄭栻啓請設鞫 上從之當初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
希載外甥也臨決案大言曰吳身之前後納拶皆聽春澤所唆惑春
澤之如是納拶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云云而按事者不錄其事
云又有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載在謫赦請書數其妻罵曰此女與
金春澤相好交通西人欲謀殺我身渠若殺我於 世子亦豈好耶
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斷乎云云而其時問郎初不載錄云又有

出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云云辛巳委官左相李世白
判禁李畬知禁金昌集同禁李光迪析之者也辛巳按獄諸臣
各自疏示李光迪則曰順命初無此辭金昌集曰則順命引希載書
而其辭則其妻與春浮交奸謀害我身渠若殺我則於世子則豈有
好耶辛巳問郎遣配溥刑配絶島 溥疏畧君德轉導必資賢佐
贊成尹拯山野避迹終不賁然之意者時勢之相違而其操之不変者耶
試覌今世此何等時 殿下晚慶元嗣冲年儲位粤在誕生之後一種陰
邪之徒隱有不利之心及辛巳謀害 東宮之說行於罪人尹姓之招其所鞫
廳拔去四字歸諸乱招匿不以聞以誠何意是可忍爲乎繼之以任敞之
悖說自入朴奎瑞之出疏又重崔重泰之陰慝金楨 奎之悖義前後

和應閔百紀極廉恥之士徒懷憂憤之忱操弁之賢益固長往之計若
能再嚴出除惡正義明倫俾伸於前是綱絶於後日則朝家被遐之賢
豈無贊襄之心乎云云 九月 京儒李溍投疏大旨與傳疏同 ○ 朝野
僉載曰 上教曰治林溥不嚴懲有溍疏 命親鞫溍願告因嗾大
事云 鮮傳問之則其大事春澤交奸希載妻不忍聞之說半吐半呑
受三次刑而不服遂命更鞫溥等時議亦歎深治朝士多被引逮獄官
李喜成匡調上下平定之獄獄遂不著溥杖斃溍亦杖死 ○ 溍疏畧往
莊戊辰 元良誕降宗萬世無疆之休禮葦諭教宜無不盡宋時烈之以
以儒爲名者乃有姑徐之言何也仮乎 伸任有設當事之目不能遵
道回天遂使 聖明之主有急遽過中之舉其事不免於戮其禄尚延

於国可勝痛哉速夫 坤位既淪之後乃有春澤者敢自以為切公肆玷
汚於日月之更国人皆曰可殺而曾不小懲肆縱姿希載之妻必與之
奸淫而綢繆為其色而然耶抑有他意耶其黨之使亦不敢全沒至
於論配則 殿下亦豈不燭之耶張氏賜盡諸張繼起則宜無更向
而猶曰名義名義云爾者是將欲置限於何地則去歲金鎮圭疏論進
宴之非 春宮經因極之處處畏約之地適當千載之會親奉萬壽之
慶疑懼可釋讒諜可沮而鎮圭者賈勇務勝不顧分義前冬自上禪
位之命莫知 聖意所在而從日攄軍弁曰監国古之制也視朕之睟
叅決庶煩国不害於禮意而乃當伏閤之際單門之傳令京兆之甘
結八道之行會連夜份撑有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者單校民之麻

充溢深巖之地恰似古所謂兵深者然向使 殿下不及浹旬日則難合之
危機果如頤俞等所云云耶頤俞者 殿下不以其兇之故而累加寵擢則
遂與匪人結為心腹敢以淮合等說隱然恐動尚可謂 殿下自守敵座端
之徒又復闖矜其意無廉何於 春宮者 春宮不知春澤之黨擁護周
遮而獨使姜世龜之忠抱冤於窮巷之下者誰也至於兩台并戮三朝久
歷胥鯨孤忠擯死矣徵寅鴻寅蹈反羅魚網無非搆煽危亂之階要
其歸則左右前後莫不闖刃於 春宮者而 殿下猶未之覺耶乃者林
溥之疏寔出於 宗社大計趙泰來之名門世胄義同休戚者從前逆擊
公肆詆辱閔鎮厚之戚聯肺腑恩猶骨肉者倘復請罪不有国言此
此蔽於私意自棄其身者也春澤既結戚里威制一世寔頤命左右之

春宮之於春澤必無兩立之義臣以為春澤不誅頤命不亂則国之不亡未
可知也云云
丁亥左相金昌集疏辛巳鞫事外間凶言無所不至前年溥疏果出大抵
溥疏醞釀蓋久固非一二人所為如此重覆相何延言哉其中朴泰春乃
臣至親推助傾陷人心之危險至於此云云又疏曰領議政崔錫鼎之疏亦
臣之辭尤為深憯臣昨年溥疏之出也首陳一疏蓋臣之所聞於頤命者只
是豈好之語此與溥疏之二字輕重相懸其時只循例取供而已蓋而論
豈好不好以此言傳之於覆相者必重也數衍而增益之以鼓亂聽聞者
覆相也及其供對也覆相則曰不好必重則曰有不好底事與臣疏所謂
豈好者異同而語脈意勢案有輕重之別其為出於禍心之詐一也上年八

月請對時傾相曰不好興不利何聞于不利則乃有害也夫不利二字本於

管蔡之言今乃謂不好興不利無間而又以有害釋其意其異於渠疏者

幾希云云 疏齊撰竹泉行狀曰韓重赫若安補當復 中宮交結無賴

飲醻默幕起獄羅織公之從子春澤亦在其中上乃燭其出計盡釋

其因公逆朝陳畧崩迫 上慰諭南相九萬請疏釋已已諸人公疏曰欲

以半日庭請瓦時伏閤爲掩人耳目之計云云承暉殿大公入對請禁酒

長之機毋寵妻死逆杭主其喪妻 中宮請書爲于俗旌公爭之論杭借

妾自稱慶之議起鄉儒上章請僉 尊號兵判俞得一陳長李廷謙

亦力請 東宮三上疏請之左右相請對言古事之無 上歸請進賀進宴

尹世紀金宇杭趙泰采亦夾贊乃卜去設一廳公疏曰云云 王世子疏曰金領

圭何人必欲阻戲公陳疏待罪癸巳又有四十年稱慶之議賓廳啓請
公不發又上疏曰臣自初欽誦　謙德必期長順不欲使吾君受數字之
號云云丁酉遜下內禪之命大臣伏閤公入對語諫有湖孽申浯者疏誣
公曰　世子欲上壽仲至情則別生異議終始力沮此無　世子也丙戌京皇
壇傾相崔錫昇將攝事儒生宋煐源疏偽鼎之祖曾主和盧錫鼎償虜
使受慢書屛国壇祀　尊周不可同攝事　上怒遠配隱源樞撫趙泰
一疏曰隱源春澤壻妹疏下姓金名澤皆其子侄此其叔侄所以主張假
托大義殺乱至此直捉四裔云云春澤遠配公配德山未久林溥李潛疏
起溥以迷㥉不解文受誘於犀不逞李潛乙卯山黨子第外黨亦多
時輩疏言南柳諸人忠於　世子斥之者春澤之黨云其山倍蓰於申

趙林溥疏入 上親鞫其所製視疏語尤出忍杖不服而斃死

丁酉七月備忘記曰五載沉綿目疾添重酬應漸難国事可慮依国朝

及唐時故事 世子聽政○左相李頤命獨入對獻納朴聖輅趙鳴謙

論獨對之非李頤命劄曰伊日詣閤之後中官來傳 聖教俾臣先入

臣謂承旨曰此異常規承史不可不隨我而入臣則在前趍到中庭顧後

無人始覺承史之見阻閤門而鞴座遠催臣上殿臣曲拜之後先請許入

承史 聖諭乃引 孝廟事教以進前倉卒之際事勢急遽臣於斗方

意外遽當非常之事驚魂未定考史之行令當復命而臣以收拾精

神稟定儀節雖無甚障彈勢難亦議 荅曰獨對非創行者將謂承史

隨我同入則尤無所失也 領樞尹趾完自鄉上疏畧伏聞筵教有該及

東宮者老臣不死乃聞此報直欲碎首丹墀而不可得惟我 東宮睿質
天成承事 聖后至孝無間中遭變故無一毫發微形於外盛德三十年
豈有今日乃有此事自古衰末之世陰邪不逞之徒孽芽其間昔在甲
戌大臣南九萬猶誠訥護誠以 宗社安危重在於是今九萬已矣只有
無死之一微臣不能慎伏人心又以獨對之舉上下交失 殿下安可以相臣爲私
臣相臣亦何可爲人主私臣耶其中外驚惑之之答曰予病至此 世子聽政之
教予先於口大臣奉承至於獨對非令偶行御指斥左相語意非常者有
所未解也備忘記曰領府事疏言獨對意在逐儲儲因此出都門即日入
城事傳諭左相又備忘記曰尹趾完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汲汲
入來舉措異常直以私臣一筆句斷此等非排軋之舉反出耆老大臣世

道無可言○左相劄目之前後入對懿宗倒衷赤 聖明俯燭其可欺乎
聖上初詰以康時救事臣乃對以本朝盛典又與諸大臣苦口陳誠終有處
分今之言者不究本末肆加疑惑一人倡聲群起擠之至於獨對之請出
於僉卒若使臣殺無不承命則可謂善處事而蒼黃顚倒不及為身
謀貽此噂喈萬指何辭 答左相劄曰獨時卿之匡救可質神明大臣
之言萬萬至冤日昨下政院之批出於聖諭之意也尹熙完流九重之耳乃
以讒人見疑將何顏復立於世乎又曰 殿下此恐後為亡國根柢云云 答曰
白首之年甘心於懷私朝廷乎宗痛恨也判樞趙相愚疏曰竊惟 殿
下以光明正大之擧為 宗社臣民之慶而始則麾退承宣記注之臣行獨
對非常之事旋復并進二三大臣豈為咨之處一對二對至于三對此何故

也及玉堂之劄出臺閣宮僚之疏繼之惟其語決可以測度此不覺潸淚
之被面也 王世子定位號三十年之久未嘗有一毫過失聞於外者而猝
有此未安之教何也今則既許聽政又許勿錄未安之 教更無可言今臣所
言可謂長於而故相臣南九萬處之於甲戌崔錫鼎處之於辛巳其處也可
謂過矣亦不足為 宗社之大計也其時殿下以姜世龜疏引論語謂之不
祥至施竄配 殿下處事之至當可以仰揣而夫何樞機一失衆心滋惑為
今之計莫如誕於倫音明以向者之教寔出於輕擧今已快悔而益篤慈
愛之念則臣庶之疑可釋 東宮之心可安之之疏入啓下○領相金昌集劄略
者隨諸大之後入來 聖上未安之教合辭爭論幸蒙 聖明快從群情遂
有聽政之命臣等方攢祝欣幸判府事趙愚疏復進二三大臣密句啓

度是何言也伊日任命遍及大臣之列而請臣自不來耳此豈 殿下非竝
三偶言者哉領府事尹趾完疏乃責臣等不能爭執於廳對之擧臣等未
曉其何意也臣等之所急只在於 天心之悔悟耳又孰知 聽政未決之有異
同乎左相李李頤命又劄原任大臣箚疏又及臣等又聞嶺南監試儒生
罷榜而將拜疏以臣獨對為言臣等顛倒躁率陷此大罪固不足言以 聖明
亦受羣疑此臣所痛恨也諸大臣之入對也俄頃之間 聖心確然雲消霧開
持難處為快斷辭氣温藹未見有纖介芥滯以此決知 聖心之無他外
人不能窺覰其光景故大事雖定猶未釋然者亦無怪也○王世子再疏三
疏 答曰昨日批旨中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近日事處
分正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係斯文顧不重歟特言之予意汝遵

莫之或撓卽丙申懷尼處分也○王世子八月初一日聽政朝參

己亥還張禧嬪墓因術士成一海毀言也改葬時持平金鎭龜上書曰於禮曹稟定仁章里改葬禮哭之節竊有愚見附陳 答曰令該曹商議稟處禮曹啓曰覩此金鎭龜書昔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噫甚也朞猶不可哭也況改葬乎云聖人之訓非指改葬今此援據未知改葬時指的也 令曰議大臣判樞李頤命議夫伯魚爲父後而喪出母踰禮也朞可除而哭無時徑情也夫子之甚之也不亦宜乎 邸下若於私親之改葬時爲之成服而哭與宗爲踰禮而今者見柩出地重壤復開尙不得遂望一哭則生育之恩反同路人 聖上之許禮官之請者誠以無嫌於禮金昌集金宇杭李健命趙泰采議同依議施行金鎭龜達曰諸議皆以

為改葬爲初葬之議云禮當服三年者從殺殺也今以 邸下哭於始葬
者爲改葬也哭之制則非殺其禮之義且始葬之哭在服未盡之時則何
足爲據於改葬乎且以 邸下所已行者言之壬午初昔有望哭之誠其時
禮官引伯魚哭夫子甚之文竟不行旣不哭於葬及哭於改葬豈不近於始殺
而後隆乎且重壤復閉一不得哭生前之恩罔極人之常初昔之欸一哭而
伸情者有加於今日而乃勉抑不爲之此乃遵禮也訓顧何傷於生前之
恩乎今者諸臣之議如此請遞亦臣職 答勿辭
野史曰己巳禧嬪陞爲正妃相臣金壽恒宋時烈賜死甲戌 仁顯王后
復位 勦治己巳臺流臺官即南九萬禁堂即柳尚運徐文重尹趾善
朴泰尚也河即金時傑以緩治鞫獄竄斥臺官禁堂吏參金昌協

彩書責委官及辛巳禧嬪死大臣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尹趾完
等疏請全恩李世白申琓李畬金昌集等將順 聖旨李楨、翊任敵
至請告 廟須赦 世子時年十四歲及丁酉 命代理大臣李頤命獨
對一遭人以此藉口謂不利於 世子遂成辛丑之禍云右已巳 坤殿遜
位甲戌復位丁酉 世子代理合錄

肅宗朝下

丙辰時設武科一萬千人放榜時闕庭狹隘設於敦化門外

辛酉 命以我朝兩賢宋朝之賢及黃勉齋從祀 文廟先是 仁祖乙亥館儒宋時瑩等又疏卞誣大臣尹昉金尚容吳允謙皆上劄卞之判書趙翼玉堂沈之源趙錫胤等亦劄卞 上皆不納儒生權蹟等又疏詆大提學崔鳴吉劄論振後蹟等前後斥賢之狀 命遞職諸道儒疏相繼皆不得請 顯宗壬寅嶺儒金儒等誣詆牛栗館儒柳遷等疏卞有曰嶺南舊多先輩若柳成龍張顯光鄭逑鄭經世諸人南中所仰也成龍之於李珥至有聖人之歎若逑若顯光若經世皆尊

慕兩賢於其言議見於論撰而今者此輩不信乎成龍而信仁叔
不信乎道顯光侄世而信景虎之至是以道館學李延普等疏請
牛栗及罷揚李陞祀之典上聞于大臣特從之生員朴性義等疏引
栗谷辭職疏早喪慈母以至寢悲遂耽釋教之誘而　宣廟罪牛溪
之教不赴國礼之誘請亟收成命因臺啓是配亞其李德邇持平李
目翼疏救并命削黜生員趙信乾等八千餘人疏累李珥自訟書
曰狂走山林顛倒失所又與成渾往復改亦李滉前有絶倫逃禪之
累後有學術乖謬之病至於成渾行跡往南虜以徵士自擬倭乃
有殺士之慝當君父執戈之日乞和讎賊　宣廟明教豈非陣二斷
紫平之　命遂配時吏判金錫胄劾正其廟祀典曰荀況以性為惡以

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禍亂天下古之稱況者也并荀揚之雄既出與況安
可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
罪免可黜也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惡聖禮可黜也王肅仕於
魏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可黜也杜預為司
馬炎謀主且盡殺江陵人為忍則不能為將不義可黜也何休註春秋黜
周王魯又註風角書班於李經論語可黜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
棖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二位中一可黜也公伯寮則是愬子路者則此子服
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可黜也蓋此刑出之論初起於宋濂
之議益著於程敏中之疏乃見施於嘉靖也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
京始聞而東還上章請從中朝之制時事撓擾未免遷延可謂有

待於今日矣執義李翔議前人已定之論無可疑者領相金壽恒議
戴聖之以貪得誇史言為仇家所搆而六戴禮之家兩宗其功不小恐
不可輕黜劉向上言黃金可成特少時事而立朝精通經術博洽此誠
可惜也其餘公伯寮荀何王王馬杜之違背聖經得罪名教所宜首黜
至於賈逵吳澄則逵以經傳解詁雖得通儒之稱論說經義專主圖
讖以媒貴顯此與何休之注風角何異哉澄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
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不可仍留也申棖申黨則去黨存棖
不可已也判樞金壽興議鄭知和議并畧同右相李尚真其可行者三只行
其一反不如全不行也 皇朝釐正故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顏子
以下俱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而曰先其言曰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王

顔子以後稱公侯伯其封公封王於夫子者君〻臣〻之道悖礼莫謂責家

之詠易大夫之簀者其皆安享斯名乎況自稱皇帝以其封臣子者殆

加以王非所以尊聖人故因張孚敬之言一段千載之誤也如款歷正在所

當先至於后蒼生通歐陽修胡瑗薛瑄諸賢皆已見陞而我國未嘗

遵行獨於黜享事謂之從周恐於理未穩司業朴世采議從周之議一〻

遵行則已今乃無所變通只循刪黜一例未知允合進善尹拯議寔無

學識不當議之〻 上教曰值此陞享之日並與未遑之典不容少緩公伯

寮荀況馬融王弼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並黜俾正訛謬且今

申黨宜矣頃中樞宋時烈病未赴議追上疏曰我東從祀至於八人之多

未能粹然皆出於道而章甫之徒或不無訾毀至宋朝三賢亦不[illegible]

者朱子於滄洲之祠只祀延平而羅楊不與朱子之言有曰龜山先看莊
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了時於出來羅仲素亦有此意又曰龜山之張皇佛
氏之勢如李鄴之張皇金虜也又曰近讀龜山列子說令人惶恐不知何
故如此輩恥也亦曰龜山做人苟且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滄洲所取舍無乃
此耶今日三賢雖不可遽有取舍惟其道德之醇疵不可不察也至於文
成公李珥李延平稱道朱子不諱其陰游道謙事延平嘗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亦[illegible]
道謙開善禪居寺名昔文純公李滉亦稱珥之不諱前事是亦延平之意也又曰當去
不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仕元雖非失節而
是失身也早嘗以是白於 聖朝則 聖祖以為正當之論惟其有煩
故寢論以難便令回啓㬎從行所去也無痕跡矣又曰顏曾思孟文

子位置冥爲未妥若依 中朝例啓聖祠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程珦朱松蔡元定配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又曰周程張邵以至朱子皆在兩廡與崔致遠等相并比甚不可陞 殿內然七賢之中邵子之學朱子嘗論之其言不偏近思錄其傳不列於閩源洛源公則朱子許其切而不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大有華於春秋之義此二賢似不得與程朱共陞又曰勉齋黃氏宗爲朱門嫡傳其所編通解讀書其功不下於尙書集傳而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欠典又曰朱子獨於禮書未及謹成朱子所謂千古之恨者也文元公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而晚年專意禮書其所撰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之疑等書一主於程朱之書雖趍向異道之家無不遵用其功盛

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釋周禮尚與聖廡之享况文元公是東
方禮家之大成耶必須博議廣詢行之若議論不咸雖得行亦何
裨哉須相金壽恒議宋朝五賢之陞殿內外已有此議而行之並
可疑者但聖廟架不先廣拓無奉安恐難輕起巨役勉齋黃氏今
與楊羅李三賢一時同享詎曰不可許衡案元間名儒學術行誼亦
多推重而今茲請𪏭意有所存此論宗是不可無者惟在量時處之宜
長生禮學有功於世教服食之享誠無無所愧矣然謀之必廣處之
必審然後事體尤重矣而賢從祀亞聖成命而此則姑待後日恐合事
理判府事金壽興鄭知和右相李尚真議略同左相閔鼎重議太聖
以下位版皆題是第一件事羅從彥則皆是宋朝儒賢而此稍時似

未較著更加商量不害其慎重金長生讀其書可知其人矣陞聖廡俎豆之列舍斯其誰也司業李翔議宋時烈疏我東從祀人八中有可議者豈非麗代以上文章之士耶此事先賢亦嘗言之公議已久書此釐正之日又不擧論則百世以下更有大眼目大力量之加於判府事者未可必也滄洲之祀不及楊羅微意可見到今追擧未知如何宋朝五賢陞配殿內理當無只以時屈擧高脈未即亂行未知其可金長生服食之議人無異辭事固有一言可決者亦有多言而不可從者須事理如何耳執義朴世采議何敢妄議自踰僭猥前執義尹拯議處辱感猥默無所欵 判付內宋朝五賢陞配殿內許衡遽爾黜享而有煩聽聞姑勿擧論至於文元公學問道德予固知之而事體至重姑俟後

日令從多士之請先配五賢宜矣禮曹啓從祀六賢時將業伯楊
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文肅公黃榦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
渾定位版式公伯寮荀況賈逵王弼馬融王肅杜預何休吳澄黜
享淄川侯申黨太史文登侯申棖存　本朝兩賢從祀之請自　仁祖乙
亥始宗朝三賢并配之請自　先朝戊申始今始禮成至甲午六賢陞配
殿內道国公周敦頤奉於魏公卜商下豫国公程灝奉穎川侯顓孫
師下洛国公程頤奉於道国公周敦頤下新安伯邵雍奉於豫国
公程灝下郿国公張載奉於洛国公程頤下徽国公朱熹奉於新
業伯邵雍下　校理朴泰輔疏明朝宋濂程敏中倡為黜斥之論
指斥前賢太刻不延為千載之論張孚敬妄以得君斷然行之無所

顧悍夲不足道也史記所載七十七弟子見于傳書者三十五人其四
十二人僅得姓名蓋不識其何狀人公伯寮之為人只見論語一章或偶
有此失而其餘有過人者歟皆不可知申棖雖見於論語或不在七十子
之列雖强以申黨當之荀況雖排毀不純自是戰国大儒論之秦漢章
句之儒不啻過之何休之註風角不過如劉向之誦玄術史稱進退以
禮其人固不可輕馬融之失固多而以貪免官梁冀污之證也今以此罪
融而戴聖之貪贓則誣以仇情又曰今日臣隣不思導彌縫然貲
殿下以黜斥先儒折毀重典云云 傳曰朴泰輔罷職不叙領相金壽恒
劉畧朴泰輔惟列無罪臣也臣不敢多下而只以馬融一人言之其貪
未論其處宗而為梁冀草奏枉殺李固掩不可得泰輔奚獨不知

其可惡必欲比同於戴聖以黜融存聖為不可得其平豈其急於斥
呂徐歸於失好惡之正耶若論不得輔導之罪呂宗為首之云不貲
成金偽胄入侍曰劉向所失雖在黃金一疏其傳經之功不可泯者尹
根壽之言也戴聖之傳經大有功於後人不可黜者李恒福之論也歟
改稱彌為聖師則當盡革諸弟子尚疏事涉紛乱者申欽之言也此
所見之不同也今朴泰輔所論公伯寮荀況馬融則有不然者公伯寮
本臧倉桓魋之類而只見於論語一章馬遷誤認為弟子故論語注
曰公伯寮魯人而不曰孔子弟子馬融則泰輔雖以貪濁為詆而李
固之死出於馬手荀況則性則惡之說疵吝有可恕而至於子思孟子極
力排斥故一傳而為李斯如楊雄朱子書以莽大夫久亭一聖之廡至

皇明始黜々陽雖不重豈終不可行哉

辛巳 上親定海州東齋廟額請聖 御筆書下仍 敎曰儒疏山名首陽洞號乞允想像清風有曠世之感又製跋文 命刻于下

○是年建啓聖祠先是 顯宗朝戊申 館學幼生申應徵等疏又廟從祀位次顔子父無繇曾子父點子思父鯉坐於廡下以常人論子坐父上其悖禮如何然則顔子曾子子思之靈豈得安於廟廡之上哉 孔孟程朱周張之父則皆無享祀焉 皇明弘武弘治間宋濂方孝孺請立啓聖廟至嘉靖間閣臣張孚敬申請得旨立祠啓聖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中張壽崇請用敦頤之父輔成張栻之父迪并陞祀啓聖廟此 皇朝已行之典我 國

所當遵行者也 命待年舉行○眉叟記言曰時議立啓聖祠非古
禮也周禮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此明諸侯之国天子命之使
立學者祭法又有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国則祀之能
禦大灾則祀之大捍其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今啓聖之廟推
其所舉者言之典生軒轅帝嚳生堯瞽瞍生舜鯀生禹契生湯周時
禮樂大備嚳四代之所郊禘也少典瞽瞍鯀契未聞以生聖人報食者既
於禮無所據不當祭明矣祭非其禮鬼神不歆云○辛酉宋時烈又疏
請啓聖廟事至是年判敦寧崔鳴吉啓 先朝戊申儒生以啓聖廟
事陳疏崇先以待年舉行蓋此議起於 皇明程敏中故先正臣趙憲
東還封事 中朝太學有啓聖廟之制我国亦宜倣行云云 臣意事體未

安幃詢處之領相南九萬議按之禮意恐不安然不如姑寢以俟後日
判府事柳尚運議同左相李世白議府 中朝已行之典 先朝已下之
命臣未知如何右相申琓議同領敦寧尹趾完議臣意與崔錫鼎一
般左參贊尹拯議何敢妄論吏議權尚夏議此事旣據 皇朝令
典臣師宋時烈宋浚吉以為名正理得臣習聞緒論 傳曰啓聖廟猜
為崇行 啓聖廟位版式齊國公孔氏曲阜侯顏氏萊蕪侯曾氏泗水
侯孔氏鄒國公孟氏○孔氏通紀曰激公宜娶仇氏生孟子三歲激公
宜卒激公宜三字耶激公當即而宜公名耶
丁酉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先是辛巳進士崔雲翼等疏請 命
議大臣左相李世白議金長生學問之功無愧服食之典申琓議同判

樞尹趾善領敦崔錫鼎議似難輕議領府事南九萬判府事柳尚
運議略同左參贊尹拯議何敢容喙重犯僭踰行司果權尚夏議曰
師宋時烈曾於辛酉首發從祀之論且請誦師說判付內令予不
許非日合不惟其慎重徐待後日政院啓忠清儒生李喜鼎等疏
詆斥金長生不有餘力并擧李珥成渾恣意侵侮傳曰李喜鼎遠配
也承旨朴明義救鼎院啓削奪館儒黃一夏孫朴大俊申錫等金甫
萬等運疏請從辛壬年進士金有萬再疏嶺儒金克和等再疏三疏
館儒尹鳳朝等三疏并着待後日處置出慎重至是館學儒趙泉謙等
又疏請 特許之進士李相采梁命夏等又疏醮 上命寢之 先是去夜
上命立何蕃陳東歐陽澈祠于成均館傍 教曰予見何蕃傳又見

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起敬欲為此三人别立小祠成
館儒議大臣儒臣領府事宋時烈言何蕃當朱泚僭竊之日太學
諸生多欲從亂蕃以躬無一書生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得儒流義壯
功大反有勝於李晟數百萬衆矣陳東歐陽澈當宋朝被兵困極之日
痛斥奸之誤國恐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請斬六賊請用种李以卻強
虜以見殺而不悔其學之正可見矣今若依 聖教别立小祠使諸生覩
感豈不益於世道乎閔鼎重金壽恒鄭知和李尚真金壽興議同
上連問同祀人壽興曰何蕃等是太學生人當就太學生中表著如三人者
晋惠帝賈后殺楊駿廢太后董養陞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何為
乎天人之理大亂作矣與其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其風節不下於三人矣宋

時烈議同金壽恒等以為時屈擧贏請姑待秋從之至 英宗元年建
祠賜額
甲申三月 肅命設壇禁中遂祭 毅宗 敎曰我國之有今日莫非 神
皇恩德而尚無為神皇建廟事先正臣宋時烈曾有此意欲以亦和三臣
從享此事何如諸議以建廟為難便遂設壇歲祀又 敎曰今歲是 皇
明淪喪之回甲一倍悵懷欲於城北別築一栅以為 毅皇安靈之所大臣儒
臣其叅收議遂以三月十九日先祭 毅皇於後苑潔地是春又 命有司建
廟後苑禁屏處諸議以為建廟終不便遂定以設壇乙酉三月成名曰大
報 上親臨將事 敎曰今曉祗謁皇壇載擧殷禮幾年徑營竟遂
至願事勢所拘雖未準意此固可幸也將事之際怳若玉輅萊巡蘋近

耿光予懷惻愴自於吟詠嗟爾銀臺玉署秉筆之臣其各和進○御
詩曰大報冊成肇祀親時維蚕月屬和春衣冠濟濟班行進佩音鏘
鏘禮數陳昔被　隆恩銘在肺今瞻　神座淚沾巾追惟豈但微誠寓
切頌　寧陵雅志遵○英宗己巳增奉　太祖皇帝及　神宗皇帝以
太祖賜国號　神宗東援故也
乙亥　命以岳武穆合享於永柔諸葛武侯　教曰予讀宋史至岳武穆
事不覺曠世相感特為合享於武侯以樹百代風聲　先是辛巳宗臣
靈原正樞疏進　宣廟朝下宗系時和馬維鳴詩　御製及諸臣賡
和寫本　命刊布名曰光国志慶錄　上次維鳴詩并製小序詩曰雪盡
神人痛良由積至誠無晴歡洽敘邦国喜重營綸綍迎御鳳歌謠

雜囀鶯豐功何熀爀日月并照明○先是辛酉追上 恭請廟號定
宗領府事宋時烈建白也詳見定宗廟又戊寅追復端宗位號中宗愼妃之祠
彰義門内延慶宮傍詠順懷照顯兩廟例以前縣監申奎請也詳見端宗及中宗朝
又戊申仲雪姜賜嬪謚愍懷詳見仁祖廟己卯設增廣以端宗追復位號慶也取韓世良
等三十三人是年冬正言李坦啓擬皮封冒姓名之弊究覈處置名李坦
使之直陳坦曰李聖輝以表題呈而以賦得中魚有鳳試券入於霽字號
三張而入格及其拆榜則非有鳳也乃晟也俱涉可疑禁府聖輝晟拿囚
晟之試券出示有鳳則非其所作云云收卷官金感金時郁封彌官洪受禹
差備官吳碩慶墨吏閔時俊并拿鞫吳碩夏洪受禹指內出榜之夜
墨吏閔時俊袖出初場皮封四張而走欵爲不告趙趙來果之刑判李

彦佪疏言金𤥴至科製草本穀腹係身一句已見而疵摘之矣其入

格試券此一句不在其中已為疑惑也云云吳碩夏洪受禹刑推則憲吏

持去三丈用於朴彌謂李聖輝李秀培一張則出給沈益昌益昌不用而

用於李道徵云云憲府啓今番一試官吳道一偏護補藩尹弘离力言

不可道一強取之及坼榜乃道一私客人俞世基也道一曾前掌試李招

物議猶不自悛請罷職又啓李世楨本以不文之人出榜之後人言喧藉

其奴子以類外人冒入場為上典用奸余慶復亦冒入現露云府啓罷

榜　上曰文科罷榜○吳碩夏洪受夏受刑四次朱晟刑三次金𤥴至李

彦哲李聖輝刑二次朴泰晦為子彌謂齒編差備官事刑二次○時

俊招內進士及第多出吾手臺諫李正臣請覈丙子監試試官吳道一任

相元徐文裕等擬問於露朴弼禹李昌輝李長輝朴敍義俞宅基俞
復基擬問皆時俊所為也○判禁所達內時俊招內丙子監試覆試換
皮封用奸入格人刑曹因推鄭燀億追告文科換皮封人宋思洸洪重泰
洪錫輔朴泰斗尹鼎相及平安道李姓人等移送禁府禁府啓丙子監
試時監察金克之封彌官李價同謀往進七人換封入參并拿鞫判禁
金構口端備不露一向沉滯請處分 上曰丙子試科獄李聖輝閔時俊
兩罪人外并放之是時科獄罪人八十餘人經年牢囚持平權遞請依 駕李
治陽獄事速賜處分至是辛巳親臨酌處○辛巳五月 上親禱兩社壇
還宮歷御禁府虎頭閣 命判禁金構持公事入侍 上曰親臨為科
獄故也 命承旨問吳碩夏洪受禹宋晟李聖輝金構至朴泰晦等

秀哲李道徵俱持前說不服 上命仍囚而錄時因罪人沈益昌并還配所趙大壽邊遠充軍羅紳弘佐柳重光極邊定配李穧定配李秀僑處大濟崔又湜安翼星楊遇河丁元壽尹以就徒配洪歆濟任尚尹金澤南咸九齡金興澤田萬疇金世烈金應朴震謹及崔秀俊黃德彌張後漢柳瀕姜復桐李鼎相李家植朴壽英柳濟姜晦安瀚并放李長輝決杖放○壬午持平李嘉茂啓科獄罪囚人議大臣酌處崔重泰命弘啓請還收酌處之命十月停啓後宋晟李聖渾金璘至李秀哲李道徵朴務渭洪受夏吳碩夏閔時俊鄭順億朴壽晦并絶島為奴

壬午三月謁聖取李善泰等九人是年八月忠州儒崔世益疏科獄淹滯數年至有酌定之議則 殿下亘停窺其淺深又踵前習矣今春之謁

聖二榜俱是考官之私親洪禹瑞之於洪禹濹趙道彬之於趙泰采侄
堂之於李畬皆三寸親也李偉之於李晚堅洪受濹閔鎭厚亦皆三寸
親也金萬謹即李思永之壻也韓永祚即金鎭龜之四寸也洪萬遇亦
楮世恒之四寸也李海朝之於閔鎭厚亦皆姻婭之屬專擅一榜畧無顧
忌無親嫌者只是李善泰一人云九人之中皆是考官私親則安得不疑惑
乎云云即鞫世鎰刑一次招進士朴手山教誘矣身製疏以給云云手山亦有
眠世鎰手山幷流三千里地定配
壬辰説庭試取梁廷虎等十九人臺啓以試官李塾歷抵吴遂元家
事及李獻英獻章真李伋限後呈券事皆落獄成李塾遂竄吴遂
元李真伋李獻英獻章拔榜 吴遂元道一子李獻英兄弟師尚子李

真假在戊子也 景廟壬寅正言吳命臺啓今日掩冤莫甚於壬辰科
獄此獄背景專在李興賓請拿鞫韓配夏啓壬辰之科獄出賊輩
假練李真假無端拔去李獻英兄弟勒謂之顏作以試券中聾字體
法稍異並削去矣李真假李獻章獻英並復科李賓興遣遠定配如
何 係為之○李整嘗推類覘數於名下有興壬甲戌扉于甲戌之語李整
以甲戌登第壬辰科獄實冤其獄因私以甲戌而起也英宗甲辰又削吳遂
元科○東平威異篇曰政院老退吏金姓人於修撰某家最親 顯宗壬子
間修撰問曰汝於少時亦並好謁聖庭試否答曰豈無一二行 好而自見
驚心事惡念永斷矣有一名官而有文才而性不直臨科不行奸則心甚癢之
與政院某甲吏結腹心使某甲密識家標必用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

有魂叟悲痛叙出屋樑間名官猶不改一日空中有大聲呼名官曰我是
改院吏某甲之父也神鬼以汝科場行奸論罪將先殺汝子孫絕其後
仍以怪疾病汝命盡汝自有罪宜受此報吾子以賤故被罰同爲神鬼
亦將降罰此汝雖滅等不絕一綫嗣續吾子若孫宜不免禍汝乃吾
之讎也自此一日來三日再來輒災之名官心神恍惚如狂如癡其子其孫
次第死未久名官心疾而死吏某甲被俠客蹴脇而死只餘一孫病膝
而不能娶妻其婢生一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誓於天不復作奸
云○知經筵南九萬奏曰學者赴擧者文體大變務爲新奇天淵則
曰星淵末世則日度世徒此以後則亂兹以商業惟則莊惟不可不嚴斷
乙未 命築北漢山城說經理廳判府事李濡建白也先是申相琓

上方畧請築子城於蕩春臺連接都城以爲臨亂入保 金公搆亦是
其議廷試多言不便至是北漢既築又議築蕩春水門
○先是壬戌有風水灾 教曰今年風水一定振古所無政院日記考
見則乙亥七月大風丙子兵起其時洪瑞鳳趙緯漢奏曰曾在辛卯
七月大風有壬辰兵以此觀之有已往之驗脫有事變别採措置
癸亥 上患瘧女巫入闕祈禱參議朴世采疏論令攸司案治施刑遠配
甲子對馬島倭貽書禮曹有中国海賊東侵之説中外騷擾多有避
亂者京城無賴徒黨稱劍契惻婦女掠財帛屠殺士大夫朝廷捕治
或死或流
乙丑鍾閣灾

丁卯昌德宮萬壽宮災

辛未慶監李耼命以蔘穗三椏四五岐爲嘉瑞封進 命還送

壬申 命下銀鼠皮御衣令尚方焚之 備忘記西旅貢獒君奭作

誥今嗣學權瑎以却異物昭儉德陳戒予嘉之特下御裘火之以示

翕受之意○教曰内需司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甚未安自今

罷之

乙亥大飢 御製祭文以祭飢民死 上使掖隷内苑橡實三千斗下

諺廳其炙食之法曉諭民間又出内需司御供米壽進壽洞两宮祖

及銀子内帑庫吏胡椒丹木白礬等物以補賑資○同日

近者閭巷有劉瀗家積萬金遼佐宰相要云探知卿宰家所

親所畏以至輿臺處歷歷探知隨其蹊徑而賂之操縱伸縮皆如其

志寧曰有賂而不得官是不善賂也其無才可知也雖幸得官將焉
用哉　肅廟乙亥云又曰　肅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闕中語其妻曰
近日各官聚會終日所謂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只論列邑所饋
多小好否曰某所送極精妙某所送頗劣品流評品如此外方之斂徵必
增民怨必興國安得不亡云
丙子又大飢參議朴泰淳發請糶彼中之說徐文重趙亨期等贊而成
之遂遣使請穀則康熙許之其賜詔曰海東蒼生亦我赤子命吏部
侍郎陶岱以船載米汎海而至陶使我　后親出境謝　恩受米而去遣
臣僅得彌縫又陶作書于　上有情弊陶岱之語又以米折價徵銀
盡括國中銀貨七八十萬兩以給之以若干米斗分給飢民米甚陳

腐殆不堪食、輒大痛、輒潟染殺 月三內癘疫大作遍于一國八道

殞命者殆數十萬兵燹之慘未足喩此觀其赤子之語情係之書其

為善屠芟是兩士大夫家甘心取食略無愧恥誠可痛殺也

甲午湖南賑穀船利泊濟州 上喜下 御詩于海昌尉曰千里南濱

利涉難風高移粟亦間関報來船泊皆無恙天意分明濟寡鰥

○丁酉 上幸溫陽臨沐溫陽登樓山靈沼亭即 顯廟溫幸時所建

也御製小詩曰小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滯自春瞭睇覩之增我

感嗚呼聖德筆難形 溫幸時進士鄭春章上疏李翔事今章之高

金昌集啓內來李翔之疏論讞獄此山野迂闊反為仇嫌輩所乏陷

到瘦死獄中案免都市二千一奴皮門生一人死於桁楊被禍之慘古

今乎有彼措誣者以翔為生心於柳斗星之財此豈萬萬近似者乎甲戌
改紀之初自上諭諸臣柳尚運對曰斗星於翔為異姓六寸之子又多
同生斗星雖死其財産豈歸於翔乎斗星之妹以誣毋因朴泰淳
啓推問則斗星妹以翔教誘納供人莫不稱冤盖尚運素諳湖中詳
知物情其言如此諸臣皆稱冤遂復官之命俄因朴泰尚疏而還收
矣今當臨幸温泉之日有理獄感發若論道内冤獄莫先於此閔鎮
厚李觀命所陳同 上曰曾為翔伸卞者非止一二儒疏適及於未臨幸
道之日若非至冤必不必如是一向陳卞特為復官可也〇上謂左相金
錫冑曰刑曹文案有百年獄事毋有奸夫其父痛心致死臨死遺命必
報仇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不勝其憤且不忍負其父之遺言

遂刺殺矣左相曰臣曾見漢史漢景時有妻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
帝不能決時武帝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便不成母有何不可殺之義乎
景帝大奇之臣意此獄亦可宥矣 上曰甚憐之釋之後書不可流之○
廣州民李尚信習射於家後其母適坐於籬內尚信彎弓將行之際
手決脫矢橫穿中其母腰三日而斃斂葬後尚信詣官自告請被
戮尚信父亦以為尚信累次自縊救解渠乃告官云大臣許積議尚
信不可一日容息覆載間宜即自決而為其父所救至今不死亦可見
頑蠢子孫於父母過失殺之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朝家用法不
可捨律而加罪 命依議○谷山金二悌以童稚人刺於場市以報
其母讎仍又歸請擅殺之罪道臣馳啓大臣皆曰宜原不可罪 上命

分揀○丁卯慶尙道私婢春玉爲其夫復讐將償命請大臣議子之
父妻之夫一也復讐之道不宜異視且其夫逢允致死之時仍狀告官則
擅殺之罪亦不當施可褒而無可罪 傳曰春玉痛夫非命劃刃於讐
人此丈夫之所難况鄉曲賤女極爲嘉尙特爲旌閭○明川寺奴妻莫
今産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丐乞中生子無保育之道不得已至此
云云 上以其悖倫欲用死律大臣議遠配○大興山城別將失庫銀數
百兩疑庫直之倫先訊其十二歲兒子取服爲證移送捕廳入啓刑曹施
律南相九萬詢以子證父大關倫理請罷別將捕將刑堂○庚寅三
嘉出身洪邦弼爲人所殺其妻崔氏與其女積年伺便手刃割肝以食
道臣以聞 上曰兩女節義無愧古人此不但特原擅殺之罪而已

大臣李濡任宗泰議擅殺後弊可慮旋聞有鄭亂特令徐復○前
參奉申勉杖殺發奉者發妻玉禮不勝忿打勉之額十六日死其子
光斗告官因玉禮旋刑刑官李翊啓玉禮擅殺應死之人存無死罪混
其夫雖亦有可恕之道金陽胄四爲夫復讎雖無代殺之理擅殺有
律不可全釋啓之○前持平命彥明父正基告其後妻不善事之狀左臣
以爲非異非國法參酌遠配○京城兒儉傑云年九歲敺打隣居十一歲
兒虎狼者致死於三日之內上曰九歲兒斷以一罪實所憐惻大臣鄭致和
閔鼎重以爲異齊遂命減死定配○朴李媳名文娘呈刑曹人壽海之女壽
海即文簡公元章之孫大丘居前縣監金慶聲之所殺也遷葬其
祖於壽海先山近地嶺伯李頤顯以壽海侵詬營門杖殺之事啓時未

及弟將率奴僕掘慶餘祖墳出棺骨斫 放火以待 慶餘家衆慶餘率四百餘人執刀持鎗而來孝娘持劍突入殺刺慶餘家衆亂刺而殺之 上命旌閭肩南古人作朴金山藏露金山即慶餘祖也又作孝娘傳以孝之宰娘弟慶娘擊錚後闕○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北儒宰友伯科行上京死前導捐打殞命信一就囚禁府行查得杖斃伏誅大臣以為不拘獄體只就情節斷之恐為後弊 上判曰殺人者死償命之王法獨不行於士大夫或致僥倖奈 上曰信一殺人焉得免死亟旨趙泰宋李廷謙并罷職信一竟瘦死獄中○上聞前郎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掖隷求之盖萬恢即永安尉子也 萬恢下庭伏曰雖名國戚外為外臣以奇木進有異不敢也臣亦不敢留即焚之○掖隷輩

入一毫髦於宮中丞旨朴世樵李墍以不當奇斁陳戒 荅曰買來三
宮奴已自後營治罪而使簿來不過一見其物像而已 即命留門出
送〇上講洪範 教曰箕子受封於東教化大行謂小中華之名箕子
力也遣丞旨致祭并祭檀君東明王〇上御經筵 教曰孔聖程朱
皆諱名獨曾子不諱并諱之〇上嘗於經筵崔錫鼎進曰 先朝曾以
擧字下問儒臣不能對者一武兼知此在白居易養竹記 先王嘉之
命武臣入參經筵〇東平尉鄭載崙以主壻子失疏接班城尉姜子
順河城尉鄭顯祖例乞再娶且引 先朝欵存孟萬澤尉獅使之再娶
之意為儀賓再娶之道 上許之而已臺言不可遂寢其 命仍定儀
賓毋得再娶之法〇嘗夜對講畢賜酒 命隨量入飲行杯八行諸臣

或失儀侍讀官朴泰遜乞養八十歲外祖母叅贊官李寅燁言法例
父母外不得乞養揭前陳私悶之格外請推考 上笑曰酒後面推情事
惻無依施○景廟代理時刑判權消上書曰所後父已贈六卿今臣應
贈之典無處可施因維重申既為本生祖父本生親之贈寵恩矣乞
依此例臣本生父贈職依施
庚子夏六月初八日 上昇遐十月葬于明陵○行狀王以千乘之尊將
曾閔之行奉事 慈懿明聖兩東朝承歡晨夕和氣藹然又曰臨御四
十六年夙夜兢業一以敬天勤民為務對越之誠上格于天如保之仁下孚
於民又曰建皇極之明正人倫之職大經大法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
嗚呼盛哉○誌文略曰 孝廟嘗夢見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之以

衾間覘之則龍也 孝廟覺而喜曰將得元孫之吉兆也乃預書小字
而待之至辛丑 王誕降 王五歲時明聖有痘疾 王跪進粥飲啗
汝勸何不從強進之 王嘗有所愛雀雛死則令瘞之內局取牛酪其
犢悲鳴 王問其故不進酪愛親之誠及物之仁自幼如此嗣位以來一
以敬天勤民為第一義憂勤 臨慮畢年如一日又曰甲申後壇禁苑
遂奉毅皇父命設壇宮城北名以大報歲祀 神宗又曰嘗於楓
院故紙中得 皇朝成化年所賜印跡 命模刻作寶遺命此後
嗣位而用請國寶而傳此寶使萬世子孫永志 皇朝之恩也又曰
嘗謂禮 教曰五禮儀五禮中烏帽黑角團領非禮 翼正而團領私
布裹帽未有變後古制可考及至大喪百官承遺命乃變衰此古

禮又曰早登天位銳意圖治邦禮初定羣圭戕貫賊目諜私国

命綴旒　王乃沉毅奮運掃除凶逆　宗社有安世道靖明　坤儀

一傾奸凶得意流言罔極事有難言　王乃翻然後悟悔日月復明

長秋復正此皆　王明盡所照不遠而復者也又曰丁酉代理　東宮

國辟　答曰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事關斯文于

意莫之或撓蓋宋時烈尹拯師生爲一世爭端　王始定是非故有是

教也又曰　王崇儉節約諫如流衣服之外不服錦段幃帳皆用

青布朝夕膳羞不過數光　王之盛德光乎煥乎蕩〻乎民無能

名焉左相李頤命製進

○追上尊號時賡進應啓辭　端宗復位　聖孝益光　册任宣

正日月貞明追　神宗罔極之恩　孝廟至痛之教雖位章記大
義聞於天下風教動於一國之

相臣錄

領 權大運 字時會安東人號石潭己巳以首相不韙甲戌庚辰逝特復官

右逸 許穆 字文父陽川人號眉叟年八十一耆老以掌令一年內超擢礎曾孫謚文正

右 閔熙 字皥汝呂興人號雪樓庚申後謫死己巳復甲戌奪

左 吳始壽 字德而 人號 辛酉罪死己巳復甲戌奪

右 閔鼎重 字大受呂興人號老峯謚文忠己巳謫卒甲戌復

右 李尙眞 字天得 人號 晩庵謚忠貞選清白己巳北竄

右 金錫胄 字斯白 人號息庵謚文忠己巳削甲戌復堉孫

領 南九萬 字雲路宜寧人號藥泉謚文忠李朝賀罷與載業同叙後於辛巳臺論付處智後孫

右 鄭載嵩 字子高東萊人號 一 謚 太和子

左 李端夏 字季周 人號畏齋 謚 荇五世孫 尤菴門人

左 趙師錫 字公擧 人號晩隱 謚忠肅 被謫去位 己巳謫 李甲戌復

右 李翊 字仲朋 人號遯休 謚忠憲 有儒子

領 呂聖齊 字希天 人號雲浦 謚 景憲 戊辰北竄 放還入相

左 睦來善 字來之 人號睡翁 己巳特拜 遁謫 坤宮

右 金德遠 字子長 人號休谷 己巳特拜 翻庚申獄 甲戌竄 慶南 旋死

右 閔黯 字長孺 人號叉巳山叟 甲戌賜死 辛巳論逆律

左學 朴世采 字和叔 潘南人 號玄石 謚文純 從孫 從祀文廟

右 尹趾完 字叔備 人號東山 謚忠正 庚申救吳始壽 甲戌復從奉 如儀 流丁酉 流斥李頤命 承對

領 柳尙運 字悠久 人號陋室 謚忠簡 辛巳付處 寬後 病

右 申翼相 字叔弼平山人號醒翁諡貞簡 甲戌以系摠一年超拜相用漑後孫

左 尹趾善 字仲麟 人號 杜浦諡 趾完兄

領 徐文重 字道潤達城人號 夢漁諡景肅景雨孫

領 崔錫鼎 字和叔 人號存窩又明谷 諡文貞九拜八領鳴吉孫

左 李世白 字重庚 人號北溪 又雩沙諡忠正

右 閔鎮長 字稚久呂興人號 庚申拜未肅李老峯子

領 申琓 字公獻平山人號竹西堂 又絅菴諡 景禛曾孫

領 李畬 字子三 人號睡村 又浦陰諡 端夏侄

右 金構 字士肯 人號 觀復齋諡忠憲

領 李濡 字子羽 人號鹿川 諡忠正厚源從曾孫

領 徐宗泰 字君望達城人號晚靜謚 特拜文重任李明漢外孫

領 金昌集 字汝成安東人號夢窩 謚忠獻壽恒子

左 李頤命 字養叔全州人號疎齋 謚文 特拜敬輿孫

右學 趙相愚 字子直號午橋又 東岡謚孝壽七十二拜

右 金宇杭 字濟仲金海人號甲峯 謚忠靖特拜

右學 尹拯 字子仁坡平人號明齋 謚文成年八十一拜宣擧子

左學 權尚夏 字致道安東人 號遂菴謚文純

右 趙泰采 字幼亮 號二憂堂 謚忠翼師錫孫

左 李健命 字仲剛全州人號寒圃齋 謚忠愍特拜頤命從弟

金錫胄 見上 相臣錄

閔點 字聖與 人號叉湖 贊成顯齊

南九萬 見上 相臣錄

李敏叙 字彝仲 人號西河 謚文簡 吏判

金萬重 字重叔 人號西浦 以物[illegible] 兵判

南龍翼 字雲卿 宜寧人 號壺谷 謚文憲 吏判

閔黯 見上 相臣錄

權愈 字退甫 安東人 號霞溪 吏判 陽村後孫 吉昌君 封十代孫

任相元 字 人恬 十一代孫

朴泰尙 字士行 潘南人 號晩休 吏判 謚文孝 立慇

崔錫鼎 見上 相臣錄

吳道一 字貫之 人號西坡 兵判謚文正 謫卒

李畬 見上 相臣錄

徐宗泰 見上 相臣錄

崔奎錫 見上 相臣錄

宋相琦 字玉汝 人號玉吾齋 謚吏判以李上坐典

李寅燁 字季章 人號晦窩 謚 公以物議不得行之 且判

姜鋧 字子精 晉山人 號敬菴 又白閣 禮判

金昌協 字仲和 安東人 號農岩 謚文簡 禮判

金鎭圭 字達甫 人號 竹泉 禮判

金楺 字士直　人
号儉齋吏系

李觀命 見上
相臣條

李光佐 見上
相臣條

趙泰億 見上
相臣條

湖堂錄

趙持謙 字光甫　人号臨浦
又迂齋副提學

林泳 字德涵　人号滄溪
十八生壯元石門人

吳道一 見上
文衡錄

李畬 見上
相臣條

朴泰輔 字士元潘南人号定齋贈吏判謚文烈
己巳杖殞兄泰維字士安号白石庚辛

徐宗泰 見上相臣條
李玄祚 字季商，人 大諫
閔昌道 字士會 呂興人 參議
柳世鳴 字甫能 人 校理
金文夏 字聖起 人 校理
權重經 字道一 安東人 參判
洪 墊 字承基 人 應教
蔡彭胤 字仲耆 人 參判
李海朝 [illegible] 青湖一相子 臣司
李 肇 字子始 人 參判

李縡 見英宗文衡錄

林象德 字潤甫 号老村 校理 人

任守幹 字用汝 丞旨 人

洪萬邁 字季會 吏佐 人

勳臣錄

庚申

奮忠效義炳幾協謀保社功臣 討堅柟楨 鄭元老初錄於三等以不盡告旋伏誅削功追錄李師命金益勳趙泰相申範華李光漢李元成等六人己巳翻案削勳甲戌還復金錫冑等五人勳而追錄勳則勿錄 李師命完寧君金益勳光南君趙泰相楊原君申範華平陵君李光漢龍溪君李元成完興君

一等二人

金錫冑 見上相臣錄

金萬基 見顯宗文衡錄

李立身 陽興君武正匾 平兵己巳梓死伸

南斗北 宜豊君宜寧人 以恭庚子己巳瘐死

朴斌 密林君密陽人 卿弁己巳刑伸

廟庭配享

南九萬 見上 相臣條

朴世采 見上 相臣條

尹趾完 見上 相臣條

崔錫鼎 見上 相臣條

抄選錄

朴世采 字和叔潘陽人號玄石又南溪謚文純 [illegible]子見相臣條[illegible]

尹拯 見上相臣錄

權尙夏 見上相臣錄

金榦 字直卿　人號厚齋 玄石門人贊善

李喜朝 字同甫延安人號芝村靜觀齋端相子尤菴門人 大臣諡文簡仁川鶴山祠弟賀朝號三秀軒縣監

金昌翕 字子益安東人號三淵農岩弟進善贈吏判 諡文康弟昌緝圃陰昌業老稼昌立澤齋

李世弼 字君輔慶州人號龜川 白沙曾孫參判諡文敬子台佐

李箕洪 號直齋 執義尤菴門人

羅良佐 號明村萬甲孫 明齋門人掌令

李玄逸 字翼昇載寧人號 葛菴吏判

閔以升 字彥暉　人號 誠齋明齋門人

蔡之洪 字君範 人号 鳳菴遂菴人门

李東 字公举 人号 嵬菴 遂菴门人

補遺

李晩成 号士秋 人号悔栗亭兵判謚忠肅 壬寅孫右相翻子金退憂婿

李玄錫 号游齋 人聖求孫 判書著 皇明[illegible]

權始經 号七林安東人 判書

李鳳徵 号隱峯 人 吏參辛巳竄

崔昌大 号昆崙 人 副學錫鼎子

李震殷 号鶴峯 人 同知

李著晩 号東崖廣州人 參判東[illegible]孫

朴泰維 號白石潘南人 定齋兄持平

姜世龜 號三休堂 人鎬子 大諫辛巳竄依德祠

兪彥吉 號梅村杞溪人 進士

朴世堂 號西溪潘南人 恬退書村 炡子

洪世泰 號柳下賤人 人案訪 息菴愛其才拔出死地